歷代名臣
言行錄

尚宅廖臣林林齋藏書

光緒乙酉春月重刊

楚東文光敎記藏版

DS
734
.C8
v.1

序

古今載籍極博其有關於世
道人心學問經濟者不可闕也
春秋以前史以經為斷凡名臣
言行具於經中論錄春秋以

淩紀載紛挐散漫而不能遍覽
即有好學之士慕前哲之儀型
作淩李之龜鑑而艱於採輯易
於遠恐難欲紳書帶佩其遺言
因紫陽朱子憫憫專錄名臣言行

以惠後人意至厚也顧其書起
宋建國下逮南渡至李幼武續
別外三集杜大珪名臣碑傳元
蘇天爵名臣事略明徐紘名臣
錄馮從吾元儒考略　國朝徐

義閣往錄著書以授宋元明三
朝而餘暇閱如是六春秋續傳成
一帙事已宜與謀洛村先生博
學敘承上自戰國下迄勝朝止
括正史節錄以補朱子等書所

朱備名曰歷代名臣言行錄總
二十有四卷元元本本殫見洽聞
使夫二千餘年間价藩碩輔羣
忠義烈名儒師傳布衣巾幗
凡有關於世道人心學問經濟

者靡不畢載識人倫之繩墨
吏治之津梁也得是書而讀之
可與可觀是訓是行可以為文
可以為武可以求孝可以達道運
經事而知守通變而知權凡

治亂興衰民瘼國計教以養播
郵積儲武備阨塞戰守緩急
寬嚴調劑之情形瞭如指掌
古有云不學爲吏視已成事此
拘此意也夫得一二法家拂士

爲我師友朝夕聚教其人必善
邊行況聚數千百年賢人君
子聚首聯語於一堂而獨不愛
代而陶融者寔理也哉予嘗
其書之有裨於世教也於其人全

嗣之祥誠而爲之序

賜進士出身廣東巡撫會稽

陳大文撰

嘉慶二年四月

歷代名臣言行錄序

三代以上臣道著於經三代以下臣道詳於史諸古考鏡載籍具存頗得薈萃二千餘年之蓋臣碩輔嘉言懿行為萬世

世人自耕播則其編不可少也余
視學廣東之二年丁巳秋七月
宜興朱蔚齋携其刊成先尊
人語鄉先生編輯歷代名臣言
行錄見示自周末以迄前明爲

卷二十有四為時代十有八篇
雖氏一千七百有奇事該言簡
朗若列眉讀之驚喜其扶持世
教敦植臣誼當與尹元孚先生
君臣士女四鑑錄並行於世先立

十載詞垣典儤
五朝國史强仕歸養著述自娛
其言行宜有定論獨余聞蔚宗
以賢書宰劉邑清簡自約及
來粵佐陽江濱海僻縣俸入僅

給學帳設及往更製稿謁歷謀
校刻是書其闡揚先世手澤予
職所宜至其書流播於當世士
大夫使夫讀之者感發興起稱
並以古人自期則其功實次其等

人語村先生而語村先生之功亦
不在紫陽下也
嘉慶二年歲次丁巳嘉平月望
後五日廣東學政蔡泰撰并書

歷代名臣言行錄序

宜興朱浯村太史嘗仿朱子輯歷代名臣言行錄成書二十四卷季子麟徵官於粵鏤板以行求序於余余受而閱之作而歎曰有

足教先正之學之勤而克考史
職厥功懋哉是書始於六國訖
于有明上下數千年嘉謨嘉猷
粲然其大備於監古為要而詳
也夫史者所以記歷代之事也歷

代之事在人故史之列傳爲多
曰言行以傳其人曰其人之行
與言以傳其當代之事固史臣
職也顧其人其行昭乎日月固
足樹爲楷模印行不盡醇而言

不可廢則采輯之勤攸賴矣
太史既以侍養家居不得大展
其良史之才以成一朝之著作
乃輯成是編雖其名原於紫陽
實則古今來全史之菁華畢

萃于是書書久呈
乙覽與唐之冊府元龜北宋之
通鑑南宋之綱目允堪後先伯
仲於史臣學是傳職無負矣海
內嗜古之士究心史學者得是

徧而熟復之其於全史會通思
過半矣麟徵之梓而行也豈第
以表揚先業乎哉至於體例之
謹嚴采擇之精當有關世道人
心而不徒矜淹博與夫太史著

述之富是書特其一端者諸序
已詳之矣不復贅云
嘉慶三年歲次戊午立春後七
日兩粵使者有蘅覺羅吉
慶題并書

辛酉之冬余奉使入粵時宜
興蔚齋朱君方宰陽江出其
先太史拙存先生所輯歷代
名臣言行錄一書屬余為之
敘余惟人倫之龜鑑莫備於

吏其閒制度沿革時事廢興
既是以資參考而於前人之
嘉言懿行多識之猶可以畜
德顧簡帙繁重覽者不能遽
盡或又病多所遺忘記曰言

有物而行有格也又曰多聞質而守之欲擇其可以自守則未有如是書之善者昔朱子嘗輯宋名臣言行錄李幼武等又續成之至宋以前闕

如也得先生是書學者人置
一編朝夕觀法則於人道豈
直小補云爾哉蔚齋宰吾浙
嵗久去之後浙人猶思之正
其有得於是書者茲來粵中

復刋行之以惠來學亦善承
先志者矣余既歎先生之有
裨世教而又喜蔚齋之能繼
述也頗附書數言於後會余
有校試之役故朞歲然後復

之時
嘉慶七年歲在壬戌九月既
望粵東督學使者歸安姚文
田書

序

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

即明始創傳體後世記事者

宗之簡嚴文辭歸於明白一代

治忽萬入銓評閱鑽遺簡纂述

咸備自非雅才好博皆以觀
覽爲難宋名臣言行錄肇始
於朱子繼成於園溪李氏約繁
而取要務信而弃奇品騭良思
裁量條例選言立義務示楷則

考鏡之意於是乎存識昰昭示龜鑑明翼鴻教也碩宗代以前理宗之後概從遺闕美猶有憾浯村先生采遺文於金石攟秘寶於竹素載閱緜曖

續成是書意取義行嘉聲
輝著矩範瑕瑜之細概以略之
紫陽譏晉永祖乖謬且為偏據
之至聞揚其盛德闡壹至四亦
宣其遺美以期二者臣道存焉

是則別起義例不同曩籍又書

疏奏議體詩雜文前指之見志

從前截今之所取又復不遺若

夫二人之事易繫他傳殺人之

事同歸一人學者善於參觀

自可得其趣訖然則銓配之善繼軌前修勸讀之意無戾南董者也荀悅曰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文中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辯文

然則星書之作哉乎諸史紹乎紫陽將以光演盛業永世明道也擘畫蛻離夲曾何足云於哲嗣明府之來乞序為揚此鄙見廣其微緒焉

嘉慶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錢

唐館後進陳嵩慶

歷代名臣言行錄序

名臣言行錄者紫陽夫子之所輯也自宋藝祖迄徽宗凡八朝得九十八人凡一言一行可以傳之後世者莫不備載誠哉後學之津梁矣厥後朋溪李氏幼武纂爲續集別集外集約靖康建炎至寧宗而止而理宗以後諸臣闕焉靡及明張氏受先曰豈有善本藏之名山耶要皆後世人任也宋趙崇硂敘幼武續集曰不汎不畧似欲希紫陽者也而即繼之曰紫陽豈易希哉希之者非僭則妄故雖以受先之博雅精核評隲宋代言行錄而亦敢續理宗以後諸臣他何望焉雖然竊有憾今夫

論臣於三代以上碩德偉行載諸經傳者班班可考迨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自子思孟子而後競爲縱橫捭闔之術而臣品不醇秦尚法律刑名而士風日下然厲高節執忠義者亦未始無人若自漢至明千數百年之間名公巨卿山林隱逸所以善世而善身者後先相望顧不免類而聚之以觀其盛德大業徒避僭妄之名而鈌倘論古人之實是則賢人君子文人學士所慨然而未安者也歲丙子於外兄徐山吾齋頭見崑山徐氏開任所刊明名臣言行錄一編因假觀終卷竊喜不辭僭妄若固自有人而終憾歷朝之未備自慚謭陋不足輯書

人嘉言懿行且載籍簡畧難以博稽幸徐兄史書具備不吝假借爰自七國至秦漢迄元明皆据正史編入大要主乎簡約若宋若明有列本者皆存其原目而以已意採其言行其歷朝則先列總目而節取焉大抵舉要删繁取其實而畧其華俾明白曉暢足以令人觀感而動其思齊之志云爾凡閱兩載又七月乃既厥事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寧有當於高深僭妄之辜何由可逭伊川程夫子曰間過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庶幾哉白魚蠹簡食奇字於腹中也歟

旹

乾隆歲次戊寅六月中浣浯村朱桓拙存氏書

歷代名臣言行錄總目

浯村朱桓拙存氏編輯
荆溪潘永季絜葊校定

卷一
序言　凡例　歷代國號歌　歷代帝都考
歷代輿地沿革考　直省形勝郡邑考
歷代輿地紀要考　歷代封建紀要考
讀史吟評節錄　謚法考
六國秦
卷二
漢上
卷三
漢下
卷四

東漢上

卷五

東漢下

卷六

三國

卷七

晉

卷八

晉魏間僭號十六國

卷九

五代

卷十

北朝魏齊周

卷十一

唐上

卷十二

唐下

卷十三

後五代附偏方割據諸國

卷十四

宋前集本朱子
卷十五
宋後集本朱子
卷十六
宋續集別集本李氏
卷十七
宋外集本李氏
卷十八
宋續集上
卷十九

宋續集下
卷二十
遼金元
卷二十一
明本徐氏
卷二十二
明
卷二十三
明
卷二十四

明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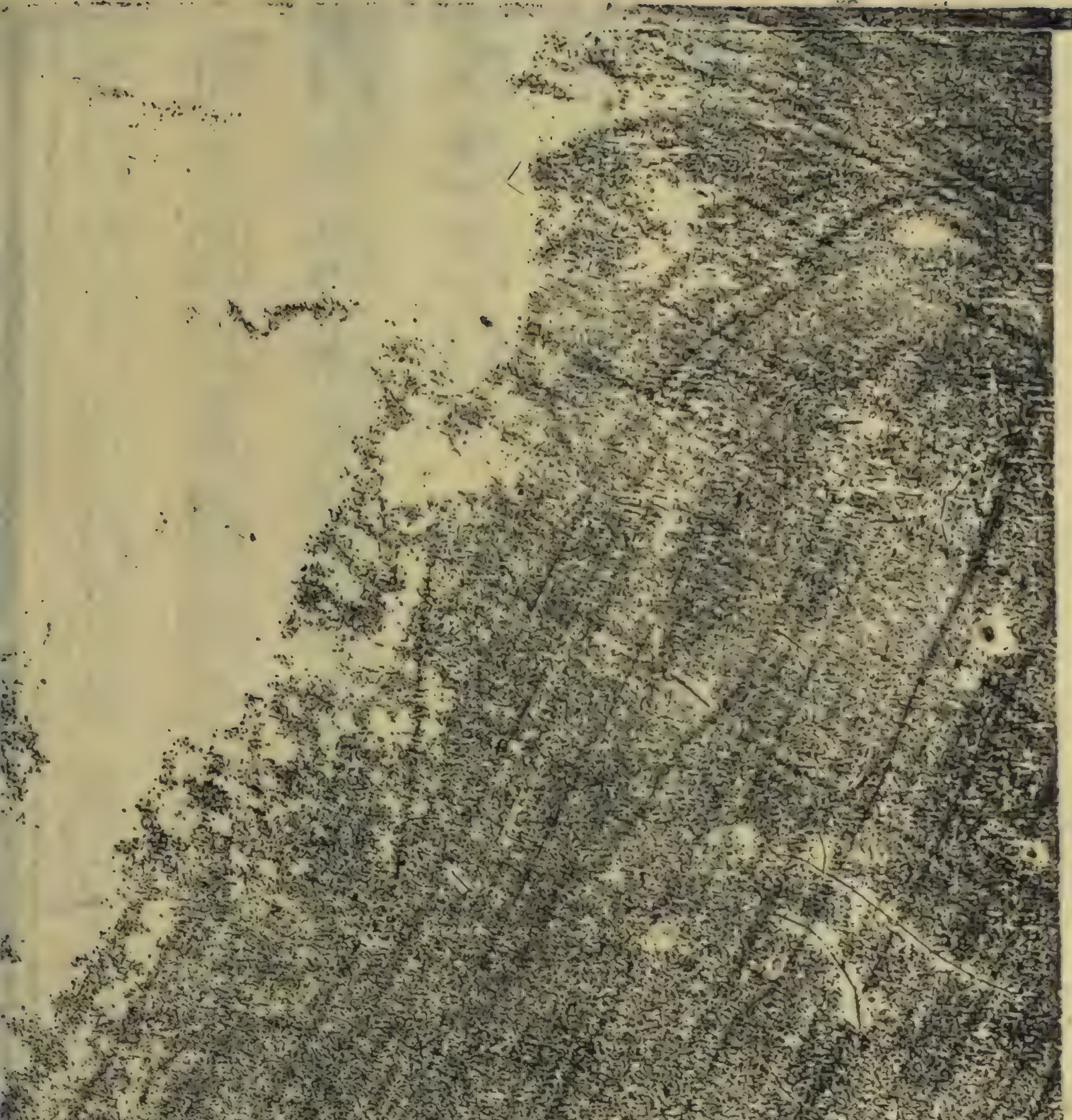
序言

易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天體至大山則厚重不遷至大而不遷爲畜之大其於人也前言往行至無窮多識之存於心而不忘則皆我之德畜亦大矣叶是占者其紫陽朱子與紫陽諸書人知之不具論其錄名臣言行亦多識之一獨怪其所採摭起宋建國後不及南渡篋笥未廣李氏幼武續錄之盡宋寧宗　本朝徐氏開任錄明名臣盡明唐以上未之及也彼皆有未備歟葢紫陽子記載極多

師史既成綱目一書名臣具在言行之可法者取之靡竟矣錄名臣者時殆以宋史未成而有宋名臣不可以無紀故先類其尤餘將待史詳之不嫌其略李氏徐氏或亦由是但今以兩史既成而觀之宋史明史皆與前史相從以成書則此三錄者反覺寥寂未備心竊以自秦漢下史書繁多未易徧覽依紫陽集名臣例擇而錄之文約事簡便於採討豈不甚善懷之於心而才力未逮頃讀吾同譜浯村先生名臣言行全集而喜其先得我心也先生德崇學富爲時楷範言行已卓卓可紀茲於侍養之暇羅選壁經麟史以後迄乎明書合紫陽前

編暨李氏徐氏續集爲名臣言行全集期有益於身心而止此其志豈淺小哉其自期於紫陽子何如耶并非猶李氏徐氏僅踵紫陽子之後塵已也昔人有談易者或詰之曰天何以在山中曰聞足下讀五車書否曰然五車書莫盡天下事理否曰固也則因曰天者理而已盡天下事理即天體全在於是足下納而止之止者山象天在山中不信然歟詰者惝然唯唯而退因讀名臣言行全集有會於大畜象辭次其語以備一解

乾隆歲次戊寅孟秋義川吳超是堂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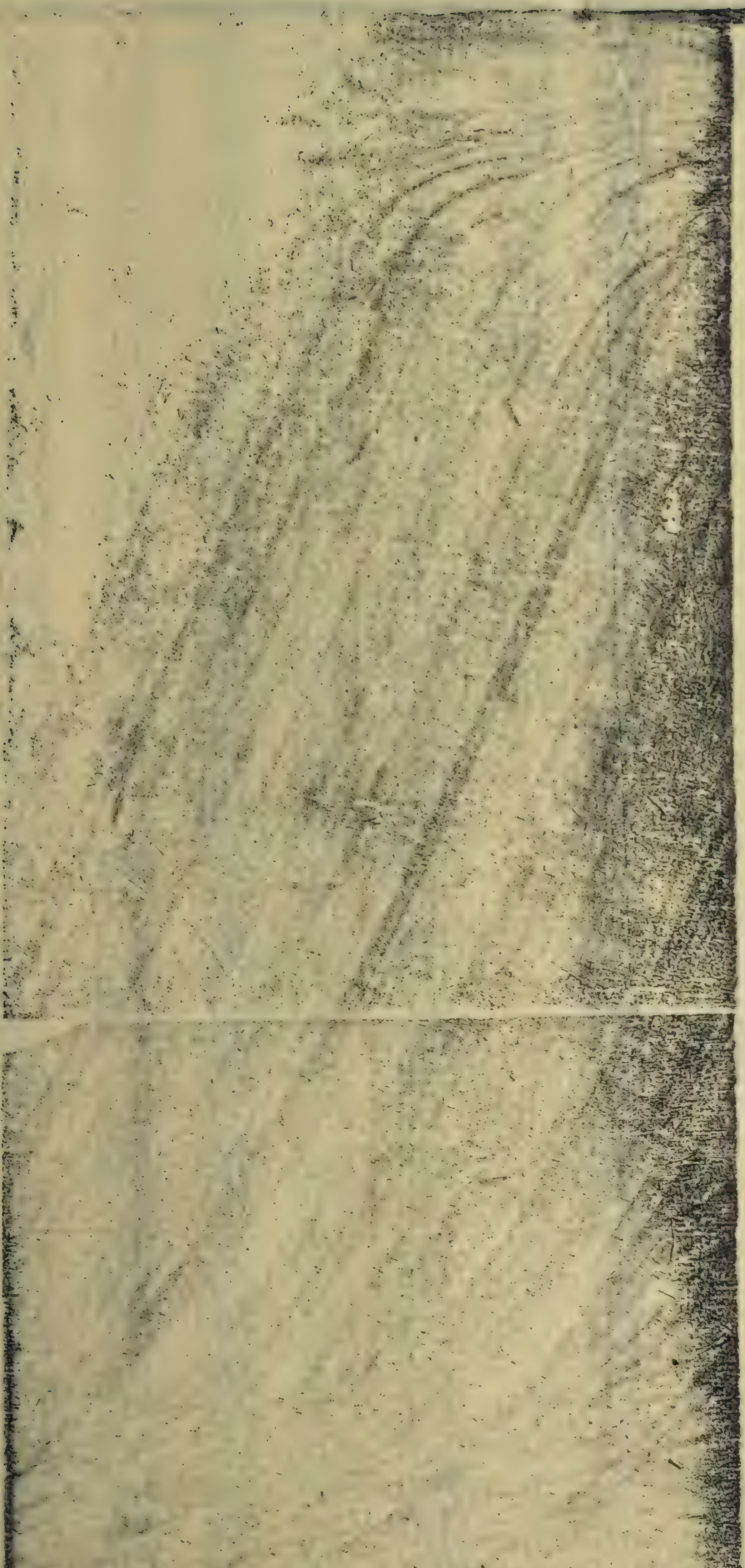
序言

古今來稱不朽大業有三曰立德立功立言故斯[illegible]以藐爾之躬克撐拄宇宙爭光日月皆賴得此三者以流傳於無極而史冊中或彰彰可者或亦多散佚難稽苟非有博聞強識之儒留心蒐討編輯表揚奚能令千古之聖賢英傑芳規懿範咸彪炳於寸簡尺牘而後人啓卷了然恍如親炙之於一堂之上爰是紫陽朱夫子輯宋名臣言行錄韙矣然自藝祖迄徽宗祇北宋八朝止而南渡闕焉後有朋溪李氏復撰續別外等集自靖康至寧宗止而理宗以後復闕焉近日崑山徐氏輯

明名臣言行錄一編頗稱詳雅而趙宋以前未聞著錄皆藝文中一憾事也我同譜朱浯邨先生好學績古嘗讀紫陽諸書而慨然於是編之前後未備也因上自漢唐下逮前明遐搜傳采集古名臣嘉言懿行彙為一書起丙子迄戊寅閱兩載而書告成又係以凡例數則而屬余跋數言於簡末予維予友之纂是書也其精識其深心與發前喆之幽光啟後學之觀法具備於是矣今夫古人之事業言論莫詳於史唐虞以前渺矣自三代以降紀載胥有全書然皆落落散布紛如碁置難以參攷是書為分代排纂鱗次序列人各一傳傳各數則無

語情無溢美皆精加採擇悉心證据俾古人音容謦欬皆若親炙凡膚非具精識深思何以能爾而於是前喆之幽光畢著後學之觀法燦然舉凡立德立功立言之彥千百載皆皎若列眉信洋洋乎一鉅觀已雖使起考亭夫子於今日有不歎為實獲我心者乎尚何致疑於僭與妄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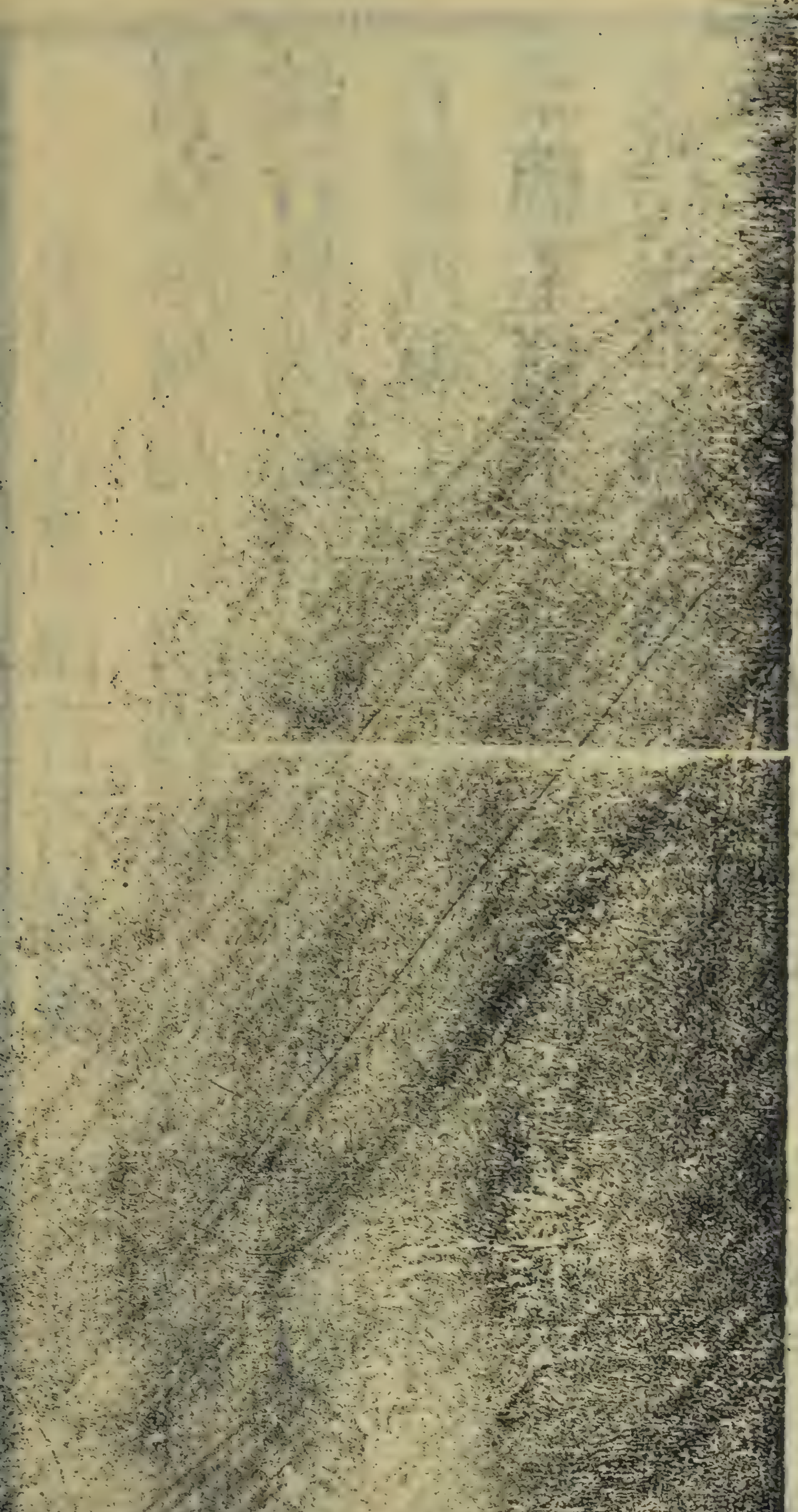
乾隆歲次戊寅嘉平中澣八日薌莊史鳳輝書



書歴代名臣言行錄後

吾友浯村此書紹述昔人而時有補輯益往哲之嘉言懿行畧備矣高安朱文端公於兩漢以後列爲名臣傳名儒傳循吏傳其體裁較整潔而浯村則意在詳贍故繁簡不同余受讀既竣見其所標識處皆切已省克之要信乎其用力勤而能自得之也

乾隆二十五年十有二月哉生明潘丞季書



一名臣亦閒有小疵時復畧之隱惡之義也或別見他傳傳信之道也

一東晉時建號諸國五代時北朝及偏方割據諸國其臣簡不遺明大造不擇地以生才也間亦及其主德以其主亦臣道也

一名臣年八十以上者必書以老成黃髮爲邦家之光也其成仁取義者亦必書其年哀之也

一歷朝卷末各附巾幗名臣所以表德行識節烈也而每首之以帝后后亦臣道也

一每朝各附奏議書疏詩文以其言有益而不可廢不必其人盡可取也

歷代國號歌

郭吏恒

粤稽盤古生太荒嗣者天地人三皇伏羲炎帝暨軒轅
堯舜相承五帝昌夏商周秦西東漢後漢魏吳三國判
漢亾於魏魏禪晉晉遂平吳天下定擾晉宰者十七國
以後朝分爲南北南爲東晉居金陵宋齊接踵又梁陳
北則五胡并後魏東魏西魏復如蜎西禪於周東禪齊
周滅齊兮隋攝梯隋復平陳始一統未幾唐興歷數永
唐終五代多更變梁唐晉漢周相戰更兼列國勢瓜分
宋祖登基始大奠金據汴梁宋南渡北遼西夏兼侵侮
驅金滅宋是爲元明滅元傳十六阼

清代明兮億萬世試問古今甲子計自堯至明皆可求四
千一年貞悠悠

歷代帝都考 吳門郭袁垣纂輯 司邑潘承李改定

帝王應天立極必有建都之所昔者庖犧氏生成紀今陝西鞏昌府秦州而爲天子都陳河南陳州府神農都陳而別營曲阜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黃帝生壽邱開封府新鄭縣都涿鹿順天府涿州少昊始自窮桑兗州府城北而遷都曲阜顓頊從都商邱山東東昌府濮州帝嚳都亳河南偃師縣帝堯始封於唐縣名屬保定府既即帝位都平陽山西府屬虞舜都蒲阪平陽府蒲州夏禹受禪都平陽或在安邑縣名屬平陽府有商遷徙不一湯初都亳至仲丁時亳有河決之害乃遷囂音敖開封府河陰縣即敖倉至河亶甲囂又有河決害復遷相今彰德府祖乙之時相又患河決遷於耿蒲州河津

縣耿又爲水所圮復遷邢今順德府盤庚嗣位邢又河決乃南涉於河遷亳從湯所都改號曰殷而商道復興焉周自后稷封邰西安府武功縣公劉遷邠陝西邠州古公亶父避狄難遷居岐下鳳翔府岐山縣文王爲西伯伐崇作豐邑西安府鄠縣武王克商定都於鎬西安府長安縣既又以洛爲天下之中四方道里均於是遷九鼎於洛邑河南府有宅洛之志未遑也成王嗣位乃命周公召公營之既成謂之東都以朝諸侯遂定鼎於郟鄏河南洛陽又卜瀍水東爲下都曰成周亦在河南洛陽以處殷遺民幽王不道爲犬戎弒於驪山下西安臨潼縣平王以豐鎬逼近犬戎乃東遷洛邑而周遂弱以底

於亾平王之東也秦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豐之地襄公於是始國及文公踰隴（鳳翔府隴州）營居岐雍之間（陝西西安鳳翔）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其後孝公發憤蠶食諸侯至始皇并天下都於關中（東函關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故謂之關中）亦曰咸陽（縣屬西安府）漢興高帝五年將都洛陽齊人婁敬以爲洛陽無險阻之阨不如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留侯張良亦以洛陽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關隴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於是上卽日駕西都關中光武中興入

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而以長安為西都至獻帝時董卓燒洛陽宮廟劫遷帝於長安既遷雒陽復為曹操劫遷於許（開封府許州）曹丕篡漢國號魏都洛陽以譙為先人本國（鳳陽府亳州）許昌為漢都長安為西京遺蹟鄴為王業本基（鄴為曹操封地彰德府）故號稱五都是時漢都成都吳都建業（今南京後遷武昌復還）為三國終并於晉晉初都雒陽為劉曜所破愍帝遷長安為西晉元帝南渡都建康（即南京建業地又曰丹陽）為東晉成帝咸和中蘇峻之難帝奔石頭時有議遷豫章（江西）及會稽（紹興）者以王導力言而止後桓溫欲移洛陽亦不果嗣是南北朝分紡南則宋齊梁陳俱仍晉舊

都北朝則魏都恒州（今大同府）後徙洛州（今河南府）東魏據相州（今彰德府）西魏都長安齊（高洋）代東魏周代西魏（宇文覺）而都亦因之周滅齊隋代周并陳而南北始一仍都長安煬帝營洛唐滅隋都長安以雒陽爲東都安史之亂長安失守肅宗收復舊京代宗以吐蕃侵寇欲定都東洛郭子儀爭之而寢及德宗奉天之變車駕幸梁（漢中府）欲西幸成都會李晟表至亦不果後昭宗遭亂幸太原國子博士朱朴建議請遷襄鄧之間謂地處中原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侵軼此建都極選也不報未幾爲韓全誨等刼遷鳳翔（陝西）卒以朱全忠之請遷都洛陽

而唐亦尋亾矣全忠纂唐國號梁都汴州後唐始居晉陽已滅梁遷都洛陽石晉代唐仍都汴州漢周相因不改宋初亦都汴曰東京（開封府）後又以應天府（今河南歸德府）爲南京洛陽爲西京大名府爲北京始太祖欲都洛陽以晉王光義言而止傳世九帝是爲北宋迨靖康之變二帝北狩高宗倉皇渡淮李綱力請恢復舊都且云天下形勝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旣而卒幸臨安（杭州府）定都傳世是爲南宋葢偏安一隅不能復有中原矣先是契丹改號曰遼都燕山女直號金滅遼蒙古號元又併金皆仍其都元世祖混一天下以開平爲上都

燕山爲中都即今北京也明太祖起濠梁旋下采石明年取金陵周覽城郭謂徐達等曰金陵險固古所稱長江天塹眞形勝地也於是改集慶路曰應天府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居於鍾山之陽增築城郭延亘周廻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洪武元年詔諭四方以定都之意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已又以臨濠爲中都（鳳陽府地）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文皇帝以藩邸舉兵入金陵即位徙都北平（洪武中改燕山爲北平府）改爲順天府永樂十八年遂定都命曰北京仍以金陵爲南京形家言幽燕自昔稱雄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

河濟北枕居庸形勢甲天下且居直北之地上應天垣
紫微於方爲艮爲萬物成始成終即黃帝舊都又會通
漕運便利天津又通海運陸輓水輸南北輻湊此所謂
四方之極也今我
朝定都北京洵爲萬年鞏固之基曠覽天下形勢之最勝
莫有踰於斯者矣

歷代輿地沿革考　荆溪潘永季　改定　郭衷恒

宇宙之江山不改古今之稱謂各殊學者按次而稽使古今形勝羅列當前瞭如指掌焉昔黃帝方制天下畫野分州得方百里之國萬區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爰及帝嚳創制九州（雍荆豫梁冀青徐兗揚）荒理萬國於時洪水滔天橫流土中天下固未平也唐堯禪舜咨岳命禹平水土弼成五服為中（畿甸外則侯綏要荒為五）肇十有二州（以冀青地廣分置并州幽州營州）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既復為九州任土作貢詳於禹貢篇當時諸侯會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相并兼至

商存者僅三千餘國亦九州分統及周監二代而損益以雍爲王畿居中制外梁爲雍阻固而合梁於雍以碣石北淪於海徐方狹故兼徐於青冀爲古帝者都壤綿邈外包貉狄分幽并統焉考諸周禮掌天下之地圖爲職方氏辨其人民財用周知其利害使同於貫利可取而徵也時又分天下爲九畿方千里爲王畿外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藩各方五百里封建錯居周初諸侯附庸尚有千八百國厥後并吞殆盡春秋會盟之國可紀者尚百七十陵夷至戰國天下分而爲七曰秦韓魏趙燕齊楚其餘小邦無足方幅合從連衡經數十年遂爲嬴秦所并始皇既有天下懲

及戰國創罷列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內史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泗水薛東郡琅琊齊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蜀黔中長沙後置桂林南海象郡閩中爲四十郡）郡置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大海漢興本秦京師爲內史因秦郡稍開置又立諸侯王國至武帝開廣三邊置十三部刺史（司隸并荊兗豫揚冀幽青齊益交涼）故漢幅員爲最廣其郡名迭有增益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二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嗚呼盛矣光武中興併省郡國十縣道侯四百餘所其後亦爲十三州部漸復加置郡國四履之盛幾與前漢比及三國分裂

魏氏據中原有州十二郡國六十有八有天下三之二蜀全據巴漢置益梁二州有郡二十二吳據江南盡海置交廣荆郢揚五州有郡四十三晉武平吳分天下爲十九州部（置司州兖豫冀并青徐荆揚凉雍秦益梁寧幽平交廣）冠帶之國盡秦漢之土永嘉南渡諸方草竊（劉淵等十七國）九州之地僅有其二（義熙以後復靑兖司豫梁益）宋齊梁因之至陳而境益蹙是時天光分曜南北割據隋代周并陳而天下始大定唐興高祖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又擇形便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諸權制州郡頗繁貞觀初始命并省分天下爲十道（關内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其後北殄突厥

西平高昌又西底大漠南盡林州提封極盛景雲二年
分天下郡縣置二十四都督分上中下府既而以其權
重不便罷之開元中分山南為東西道江南亦分東西
道并增黔中及京畿都畿共十五道置十五採訪使如
漢刺史之職而所轄州府及縣有差天寶盜起中國用
兵而河西隴右不守陷於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復隴右
已而藩鎮皆擅土自制田承嗣等八鎮而瓜裂幅分施於五代
吳越等固其勢然也宋仍五代周之舊即汴開封府為
割據
都曰東京命洛陽為西京祥符中以應天府為南京宋州
歸德爲受命之所自起慶歷中以真宗嘗蹕大名制契
府

丹建以爲北京分天下爲十五道已又增三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陜西淮南江南東江南西荆湖南荆湖北兩浙福建益州梓州利州廣南東廣南西也而分畫多因唐舊地東南皆至於海西盡巴㱔北盡中山而盧龍山前後十六州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自石敬塘以賂契丹迄盛宋不能取夏人割有靈夏古幽冀西偏淺焉洎南渡中原地陷於金版宇益隘元人以蒙古起沙漠而混一南北西夏之盛千古無並茲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直臣高麗定南詔遂之江南而天下爲一故其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踰嶺表有難以道里限者始以開平爲上都今宣府也燕京號中都立中書省一行

中書省十有一嶺北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浙江江西湖廣征東分鎮藩服領路府軍州縣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軍四安撫司十五縣一千一百二十七大率以路領州州領縣而腹裏中書省統山東山西河北之地謂之腹裏或又以路領府府領州州領縣者其府與州又有不隸路而直隸省者此直隸之名所昉明興高皇帝起淮甸取金陵東南負海直星紀之首以宅都遂迅掃寰宇盡復漢唐全盛之舊東盡遼左西至嘉峪南覆海表北抵沙漠文皇帝始建藩於燕已入正大統於是定都北京而留都亦備置百司分天下為十三省疆理會同延袤於四海縱一萬九百里衡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而北不盡朔

方東不盡玄菟樂浪南不盡南交永樂中滅交趾國置郡縣後尋失洪武初令儒士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勢名大明志後又修寰宇通衢書景泰中輯大明一統志嘉靖時大學士桂萼獻輿地圖四方阨塞政俗善敗之故甚具後羅文恭洪先又增廣之及九邊四夷鄭端簡曉本桂學士所為輿地敘者為地里述荀按籍而稽考所謂儒生不出戶庭而能周知天下形勝者也

直省形勝郡邑考

郭衷恒

金臺

北直卽北京古幽冀州地漢上谷漁陽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於天下壯麗雄乎萬邦卽遼金元舊都也明永樂定都於此稱北直隸首府曰順天領十府二十三州一百十九縣

建康

南直卽南京古揚州地六代及南唐舊都明洪武創基於此鍾山龍蟠石城虎踞長江天塹王氣所鍾北負洪江爲留南俯具區爲沼東環滄海西納大江三吳財賦

之區江左人文所聚今改江南省首府應天亦改江寧府領十六府十五州一百十四縣下江轄八府六州六十二縣上江轄八府九州五十二縣

山左

山東古靑州濟南齊臨淄也界兩都而中處爲齊魯之舊疆北連滄海南走邳徐東據海岱之雄西控大梁之固川陸水道畢會於德州分道四濟道海右東兗東寧其省會曰濟南府領十府十一州九十六縣

山右

山西古并冀州地西控關陝東鄰薊幽北收代馬之饒

南望鞏洛之勝背臨朔易表裏河山有俯挹中州之勢焉省治太原古晉陽地分道四冀寧河東冀北冀南領九府十六州八十九縣

關中

陝西古雍州爲周王畿南通楚蜀東界河南番境臨於西沙漠扼其北幅員萬里百二雄區勢如建瓴爲天下之首秦漢盛唐俱都焉分道六關內關西關南河西隴右西寧省治西安轄六府十一州七十四縣分治甘肅轄八府十一州四十四縣

中州

河南周東都古豫州地也北跨趙魏東控碭淮南撫汝鄧陳蔡之饒西據成臯雒陽之固闗中夏四方輻湊爲水陸之都會第黃河遷徙不常屢爲省之患分道四大梁河南汝南河北省治開封領十府九州一百縣

三浙

浙江古揚州地負海倚山浙水中限西界豫章常玉南走八閩饒霞江接新安湖通震澤杭州其都會也分道五杭嚴嘉湖寧紹金衢溫處領十一府一州七十六縣

豫章

江西古揚州地三面距山背沿江漢南距五嶺北奠九

江爲吳楚閩粵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然襟江帶湖亦東南一都會也分道五南昌湖東湖西九江嶺北省治南昌領十三府一州七十七縣

三楚

湖廣古荊州地控雍引揚連粵兼豫襟帶江漢包絡湖湘跨壓羅施役屬谿洞地居津要耕稼甚饒武昌其都會也分道七武昌荊西上荊南下荊南湖北湖南下湖南省治武昌湖北轄十府八州六十縣分治湖南轄九府七州六十三縣

西蜀

四川古梁州地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北走秦鳳有鐵山

劍閣之雄東下荆襄有瞿塘灩澦之險南通六詔有瀘水大峨之奇西控吐番有石門崆峒之障坤維一大都會也分道四川西川北川東川南省治成都領十一府二十州一百十二縣

八閩

福建古閩越地海抱東南山阻西北以溫處衢信爲北藩建昌南贛爲右壁惠潮爲戸瀛海爲門內阻重關溪山秀美福州其都會也分道四福寧武平建寧漳南省治福州領十府二州六十二縣

廣東古百粤地五嶺之外爲樂土北負雄連以臨荊岳東肩惠潮以制閩越內闢高廉以控交桂外蔣雷瓊以扼黎夷擅珍珠大貝之利而形勝寓焉分道五嶺南嶺西嶺東嶺北海南省治廣州領十府十州八十縣

西粤

廣西古百粤地當嶺南右偏三江襟帶東北拱荊楚東南走五羊西北距羅施西南扼交阯山特起而峻水又清而駛地利物產優贍自給西南一部會也分道四桂平蒼梧左江右江省治桂林領十一府三十八州五十縣

滇中

雲南古梁州裔境也西北距吐蕃西南拖緬甸東南連交桂東北際黔巫北向必經貴陽間道亦通川省崇岡巀嶭激澗縈紆金碧所生號稱精贍其俗諸夷種類匪一撫循爲難分道四安普臨沅耳海金滄省治雲南府領二十四府三十一州三十三縣

貴竹

貴州西南夷羅施國古鬼方俗頗同滇南而山菁峭深水不渟滀土無貨殖貧瘠已甚兼所轄夷種非一貴在因俗以時撫定而已況貴陽形勢東阻五溪西距盤江滇南門戶尤爲要焉分道四貴寧威清都清思石省治貴陽府領

十三府十四州三十四縣

九邊要害

東西北邊海以及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及上郡北地靈武阜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六十萬據大險以制諸裔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專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宏治間設總制於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於偏頭聯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於薊州聯屬遼東鎮戍益嚴密焉

讀史吟評　　黃鵬揚

申屠蟠

磨礱誰得損溫溫玉潤金剛豈共論至寶蘊輝無覔處
林宗猶是病多言

東漢黨人之禍大抵皆起於好名夫以名爲鵠人爭趨之但有高名者必有高議而非敢於譏時則不足爲高議故有高議高名而後可品於士君子之列時使然也何以明其然也黨人獄與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而景毅以子爲李膺門徒不肯脫漏名籍是皆甘心爲名死而不辭然則當時之好尙可

知矣夫好尚在高名而高名必譏時譏時則爲衆怒高名則爲物忌況有凶豎痛心於上公卿側目於下其能免於禍乎申屠蟠深識此患故郭林宗藏否人物但不爲危言激論蟠則并藏否人物而無之梁碭之間自同傭人夫豈有名心哉名泯而禍亦滅黨錮毒烈蟠獨超然免於評議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申屠蟠之謂與

關羽

許獵圍中剛要殺華容道上却饒之生來氣量也天地直把曹公作小兒

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公於許昌欲殺曹操公之正也君子不乘人之危不利人之急公於華容不殺曹操公之大也許昌之曹操勢不可得而殺之者也不可得而殺公毅然欲殺之公之正出於公之膽華容之曹操力可得而殺之者也可得而殺公惻然不殺之公之大本於公之仁有公之正君臣名義炳於日星惟公始當得一箇正字概三國東西漢合一部十七史有能如公之正否有公之大德慤渾忘同乎覆載惟公始當得一箇大字概三國東西漢合一部十七史有能如公之大否夫論古今人物者

必推正大正大者天地之情也惟公正大克配天地
宜乎公之精神與天地俱壽也已

狄仁傑

擾龍履虎尋常事還汝廬陵社稷功此是籠中眞藥物
醫身醫國妙無窮

當垂拱之世犯顏敢諫者號忠讜之臣魏元忠宋璟
等是也全身免禍者號渾融之士婁師德蘇味道等
是也然排擊二張所爭者一日之事摸稜唾乾所全
者一坐之名若夫帝在房州孰念吾君之子周革唐
命誰圖社稷之功梁公忠足匡主智能完軀卒之廬

陵復辟東之反正伊誰之力與以予觀之其膽識機權尤非當時諸賢所及洵當代第一流人也而論者謂其對主褫衮當朝縱博似非士君子之正嗚呼是何足與語梁公之大哉

張九齡

風度何如風鑑優果然逆羯亂幽州蚤能聽諫誅林甫何用韶江涕淚流

張九齡眞知人哉謂其不難於知安祿山而難於知李林甫也其爭祿山曰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其論林甫曰異日爲宗社之憂則是知祿山以其相而

知林甫以其心也厥後二人俱不出九齡所料而元宗事後之悔則不悔其先識林甫而悔其先識祿山然則元宗雖悔而不知所悔亦可謂不善用悔矣雖然悔不悔俱遲人主安可有悔哉

韓琦

弗避危疑堅似鐵無形喜慍靜如山生平不肯推人膽旋轉乾坤若等閑

韓魏公作事素不滿於王荊公嘗曰魏公形相好耳爲畫虎圖以譏之及觀二人性格亦頗相類魏公不避危疑荊公則自信所見執意不回魏公不形喜慍

荆公則不浣不浣不近人情魏公自許以膽荆公則自執其拗而至於行事則大相逕庭蓋荆公似是而非是之與非宜其格格不相入耳夫盡力事君生死與之此魏公之言也再决大策以安宗社魏公作事直從膽性中來豈區區形相好乎荆公以魏公爲畫虎若荆公則所謂畫虎不成者也

張浚

富平挫敗驚關陝師向符離又再傾張浚虛名將悞事知人豈獨有雲卿

張德遠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此語未能爲德

遠定案也方秦檜用事晏敦復獨有憂色浚爲所賣至與共事方知其闇則浚之識不如敦復其短於知小人固也乃謂其長於知君子不知當時之君子孰有過李綱諸人者乎浚爲御史則極排李綱居相位則不悅趙鼎論淮西則怒奏岳飛議恢復則憤訐史浩是皆與君子爲難矣謂之長於知君子可乎至於用兵尤非其所長自建炎迄隆興凡三命爲將皆三至敗績富平輕師失律淮西激叛酈瓊宿州之役宏淵顯忠不相能大潰於符離豈其才之不逮與抑史所云量狹而不能下士智黯而不能知人故耶方䟽

意恢復時高宗謂孝宗曰莫聽張浚虛名將來必有大事蘇雲卿曰此事怕他未便了稽史所斷合此三者之論足以定張德遠之爲人矣

文天祥

才疎志廣力扶傾破碎山河血淚零忍死問關成底事孤留正氣到燕京

宋事爲賈似道決裂至文天祥時無可爲者所建諸策當時未必能用卽用之未必有濟惟自崖山迄燕浩然正氣塞乎天地宋亡有賴焉或曰正氣何益於亡余曰不然汴京陷時金人相謂曰南北死義惟李

侍郎一人而已此語豈不爲亡國之羞天祥慷慨從容佩服孔孟尤非倉卒徒死者王應麟之言於是有驗祖宗養士百年得天祥可以無憾矣由是以觀宋雖亡國豈不有光乎惟其有光於宋也斯其所以有光於天下萬世也與

謝枋得

詔下江南訪棟梁兩書誓志亦堪傷采薇歌闋千年後又見燕山一首陽

謝疊山之北行也張子惠贈以詩曰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値半文錢疊山心許之卒之守節不渝自

餓以死豈有所感而然與推此志也雖與西山義士
爭光日月可也

謚法考

忠 敬也無私也直也厚也內盡其心而不欺也

危身奉上曰忠

孝 善事父母又順於道不逆於倫

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協時肇厚曰孝大慮行節曰孝

貞 正而固也

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屈曰貞

惠 恩也賜也順也

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

肅（恭欽也斂也敬也又進也）

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

恭（肅也敬也）

尊賢貴義曰恭敬事供上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事堅固曰恭愛民長弟曰恭執禮御賓曰恭芘親之闕曰恭尊賢讓善曰恭

宣（布也盡也明也揚也通也）

聖善周聞曰宣

文（美也善也）

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

民曰文愍民悲禮曰文賜民爵位曰文

敬 恭也肅也謹也

夙夜警戒曰敬合善典法曰敬

獻 呈也進也又賢也

聰明叡哲曰獻知質有聖曰獻

靖 安也又謀也理也審也又思也

柔德安衆曰靖恭己鮮言曰靖寬樂令終曰靖

安 徐也寧也靜也正也平也定也綏也又何也又心無媿也

好和不爭曰安

簡 要也畧也選也慢也又牒也

一德不懈曰簡平易不訾曰簡

憲法也

博文多能曰憲

定安也靜也止也疑也決也奠也

大慮靜民曰定純行不爽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

懿美也又大也

溫柔賢善曰懿

莊嚴也端也敬也矜也齊肅也盛飾也

兵甲亟作曰莊叡圉克服曰莊勝敵志強曰莊死於原

野曰莊屢征殺伐曰莊武而不遂曰莊

康 安也和也樂也寧也又美之名也

淵源流通曰康溫柔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合民安樂曰康

順 不逆也和也從也

慈和徧服曰順

穆 和也順美也順也靖也

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

武 威也斷也勇也剛也

剛彊直理曰武威彊敵德曰武克定禍亂曰武刑民克

服曰武夸志多窮曰武

烈火猛也威也又功之光且盛者

有功安民曰烈秉德尊業曰烈

僖樂也

小心畏忌曰僖

節操也制也止也儉也驗也阻也

好廉自克曰節

襄

甲胄有勞曰襄辟地有德曰襄

桓威武貌

辟土服遠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

剛勁也堅也強也

追補前過曰剛

直正也不曲也又爭也當也與值同

肇敏行成曰直

愍憂也恤也憐也傷也

在國遭憂曰愍在國逢艱曰愍禍亂方作曰愍使民悲傷曰愍

元大也又善之長也又始也首也

能思辯衆曰元行義悅民曰元立義行德

右周公謚法三十字皆錄中所有者故備載其義如此若近世之謚有恪勤端介裕敏清毅壯等字未攷

六國秦名臣目錄

語村朱桓拙存編輯

廉頗

藺相如

屈原

魯仲連

王蠋

田文 齊湣王相封於薛號孟嘗君

馮煖 煖亦作驩孟嘗君客爲孟嘗君焚券市義卒旣孟嘗君[illegible]雎

田子方 [illegible]每過其廬必式曰子方者仁人也[illegible]國之寶也

陳軫

田單 臨淄人爲齊將軍破燕師迎立襄王於莒封安平君

李牧 趙大將破匈奴十餘萬騎又大破秦軍封武安君

樂毅 羊之後自魏適燕燕昭王以爲上將軍封昌國君後奔趙封望諸君

縮高

扶蘇

蒙恬

廉頗　藺相如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亾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

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亾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鑕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予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

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
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
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
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怒髮
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
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強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
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
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
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
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

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

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惟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爲上大夫秦亦不

以城予趙趙亦終不與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
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
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
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
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
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
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
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
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
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

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

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
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
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
殊甚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
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
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
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
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
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
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

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泰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

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

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淤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

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魏聞之襲楚至鄧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如楚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疎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眜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

走趙趙不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疾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

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

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軍前後四十餘萬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

齊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决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亾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内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在此勝請爲

紹介見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

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奈何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齊威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

智不若耶畏之也魯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魯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聽而退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

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

已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魏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

王蠋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亾樂毅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晝三十里無入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將封子萬家蠋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晝蠋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吾退耕於野今國破君亾吾不能存而又欲刦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懸其頭於樹奮絶而死齊士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縮高

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秦蒙驁於河外追至函谷關而還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以爲五大夫執節尉而使攻管高對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無忌將率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王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其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臣亾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

爲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而遣使謝安陵君

扶蘇　　蒙恬

始皇怒諸生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按問之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始皇崩趙高等矯詔立胡亥爲太子爲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

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恬不肯死繫諸陽周胡亥欲釋恬高不可遂欲殺之兄子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一旦棄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相信而鬬士之意離也弗聽恬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二上

漢紀 劉姓堯之後都長安秦舊都是爲西漢五年始平楚爲一統凡十三君合王莽淮陽王十六年共二百三十年

太祖高皇帝 名邦字季沛人在位十二年

孝惠帝 名盈高帝子在位七年

少帝 名　惠帝無子高后取他氏子繼之惠帝崩立爲少帝高后代政八年

太宗孝文帝 名恒高帝子在位二十三年

孝景帝 名啓文帝子在位十六年

世宗孝武帝 名徹景帝子在位五十四年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十一號壽七十一

孝昭帝 名弗陵武帝子在位十三年有始元元鳳元平三號

中宗孝宣帝 名詢武帝曾孫史皇孫之子在位二十五年有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七號

孝元帝 名奭宣帝子在位十六年有初元永光建昭竟寧四號

孝成帝 名驁宣帝子在位二十六年有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七號

孝哀帝 名欣定陶王康之子元帝孫成帝無子迎立之在位六年有建平元壽二號

孝平帝 名衎中山王興之子元帝孫哀帝無子迎立之在位五年號元始王莽弒之

孺子嬰 宣帝元孫廣戚侯勳之孫顯之子王莽利其年幼迎立之莽稱居攝二年初始一年莽篡位廢爲定安公

附

王莽 孝元后之姪初封新都侯篡位改國號新稱始建國五年天鳳六年地皇三年漢兵

勛之

淮陽王名元春陵戴侯曾孫莽末漢兵起諸將立以爲帝在位二年號更始降於赤眉尋被殺光武即位封爲淮陽王

西漢名臣目錄 爵里姓氏皆注載入言行錄者不注 浯村朱桓拙存編輯

蕭何

張良

韓信

曹參

樊噲

陳平

陸賈

王陵

李左車字　　人

季布

欒布

婁敬

叔孫通

田叔

周勃

周昌　字　　人

趙堯　字　　人

東園公　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號焉

綺里季　姓　字　　人

夏黃公 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因號焉

甪里先生 河內軹人泰角之後姓周名述字元

劉章字 齊王弟封朱虛侯誅諸呂定漢

宋昌

申屠嘉

周亞夫

賈誼

賈山

張釋之

鼂錯字 潁川人景帝時爲御史大夫七國反遇害

馮唐

魏尚字　興平人文帝時爲雲中守

穆生字　人

文翁

李廣　隴西成紀人才氣天下無雙與狄大小七十餘戰號曰飛將軍

直不疑字　南陽人

董仲舒

申公

轅固

石奮

衛青字仲卿平陽人拜大將軍七擊北狄封長平侯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

東方朔

枚乘字叔淮陰人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才辯能文選爲博士弟子武帝時上書言事累官諫大夫

汲黯

河間獻王德

程不識字　人

霍去病字　平陽人從衛青爲嫖姚校尉凡六擊北狄封狼居胥山封冠軍侯

兒寬

蘇武

田千秋字長陵人武帝時爲高廟寢郎訟太子寃上感悟拜大鴻臚數月爲丞相封富民侯

雋不疑

王賀字元城人武帝時爲繡衣御史捕盜多所從舍以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萬人後世其興乎賀即王侯之祖也

金日磾

杜延年

韓延壽

張安世

王吉

龔遂

丙吉

張賀字　杜陵人安世之兄初爲掖庭令有德於宣帝帝即位賀已死乃封其子彭祖爲列侯

黄霸

夏侯勝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篤志於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宣帝時爲丞相封扶陽侯卒年八十二謚曰節

魏相

趙廣漢字　蠡吾人爲京兆尹發姦擿伏如神

于定國

疏廣
疏受
蕭望之
路溫舒
鄭吉
張敞
朱邑
尹翁歸
馮奉世
韓增字
八

趙充國

韋元成字少翁賢之子少好學謙遜下士貧賤者益加
敬元帝時爲丞相卒謚曰共

王褒字子淵蜀人

蓋寬饒

耿壽昌

周堪字　文安人元帝時領尚書事爲石顯譖免

貢禹

劉更生

張猛字　城固人騫之孫元帝時爲光祿大夫

賈捐之字君房洛陽人誼曾孫元帝時上疏言得失待
詔金馬門後忤石顯棄市士論痛之

薛廣德字長卿沛國相人以魯詩授官御史大夫直言諫諍

匡衡

朱雲

辛慶忌

陳湯

甘延壽字　爲西域都護

召信臣

史丹

王尊字子贛涿[redacted]高陽人爲益州刺史行至九折坂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叱其馭曰驅之大訓湯爲孝子尊爲忠臣

王商 字子威元城人成帝時爲丞相爲人多質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大畏之遷延退却上聞而歎曰眞漢相矣

王章 字仲卿泰山鉅平人成帝時官京兆尹以日食上封事言王鳳不可任用遂爲鳳所陷

薛宣

王音

王駿 字　　琅邪皐虞人成帝時京兆尹先是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京師稱之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駿吉之子也

劉輔

師丹

班伯

梅福

何武

賈讓字

王嘉

鄭崇字子游　人官尚書僕射好直諫上曰吾聽鄭尚書履聲即知其來哀帝時諫董賢忤上死獄中

孫寶字

鮑宣

蔣詡字　杜陵人嘗於舍前竹下開三徑惟故人求仲羊仲從之遊哀帝時爲兗州刺史免官歸臥不出戶

龔勝

陳咸
逢萌

節錄西漢名臣言行錄目錄

浯村朱桓拙存編輯

漢上

蕭何　張良　韓信　曹參
陳平　樊噲　陸賈　周勃
周亞夫　王陵　季布　欒布
婁敬　叔孫通　田叔　宋昌
申屠嘉　賈誼　賈山　張釋之
馮唐　穆生　直不疑　董仲舒
文翁　申公　轅固　石奮
東方朔　汲黯　河間獻王　兒寬

蘇　武　金日磾　雋不疑　杜延年
韓延壽　蓋寛饒　張安世

蕭何字　沛人

何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漢王以項王負約欲攻之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

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爲丞相韓信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來謁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乃言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决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以爲大將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去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

之與語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部署諸將留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二年五月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何發關中老弱未傳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命何侍太子守關中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何從其計王大悅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以何功最盛封爲酇侯食邑獨多定元功位次以何爲第

一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悉封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送帝獨贏奉錢二也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之何曰天子以天下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悅遂自櫟陽徙都之十一年陳豨反上自將討之淮陰侯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之上使使拜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

何從其計帝乃大喜十二年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何從其計上乃大悅上罷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何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何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弃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

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衞尉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王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衞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即赦出之何素恭

謹徒跣入謝惠帝三年相國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七月薨謚曰文終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張良字子房

良五世相韓及韓亡散千金之產求刺客爲韓報仇始

皇二十九年東巡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
狙擊始皇誤中副車秦王怒令天下大索十日良乃更
姓名亾匿下邳嘗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
至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
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因跪進履父以足
受之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
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
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
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
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

此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卽我矣遂去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往從之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爲廐將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乃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及項梁立楚懐王良說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横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梁從之立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西畧韓地往來爲游兵潁川二世三年從沛公南攻下宛

西入武關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爲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見秦宮室幃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秦爲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紂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入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良爲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伯

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為壽約為婚姻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且日沛公從百餘騎來謝羽因留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項伯亦拔劍起舞以身翼蔽沛公於是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直入沛公乃起如廁脫身獨騎噲等步從留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良厚遺伯使請漢中地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

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項羽以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王至咸陽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二年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布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

破楚者此三人力也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用酈食其謀欲立六國後趣刻印良入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

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巳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

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惟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四年韓信破齊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罵良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寗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王悟遂使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與漢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王欲西歸良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幾疲今釋勿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五年十月漢王追羽至固陵諸侯期不至爲楚所破復堅壁自守良曰楚兵且破諸侯未有

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韓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地彭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項羽死楚地悉定良素無戰鬬功帝曰運籌策帷帳中决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爲留侯良素多病入關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强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

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與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六年上已大封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何故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憂曰爲之奈何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雍齒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

我屬無患矣上欲易太子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彊要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皆以上侮慢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其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十一年黥布反上自將而東良病自彊起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之時叔孫通為太傅良行少傅事發關中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

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十二年上還長安疾甚
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叔孫通以死爭上佯許而猶欲
易之後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
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大驚曰吾
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
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
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
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
侯招此四人之力也惠帝六年卒謚曰文成子不疑代
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良書者後十三年從高

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初劉敬說帝都關中羣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言雒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澠倍河向洛其固足恃上以問良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大史公曰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

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韓信字　淮陰人

信為布衣時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嘗食於下鄉亭長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知其意竟絕去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之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

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市人皆笑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羽不用漢王入蜀信亾楚歸漢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勿斬與語大悅言於上拜爲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多亾者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亾何聞信亾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丞相何亾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

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曰若亾何也曰臣不敢亾追亾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亾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關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决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卽留不然信終亾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信不留也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

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素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爲霸

實失天下心故其强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亾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惟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犯害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八月漢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漢王遣張耳與信俱進擊趙代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

李左車說曰信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引兵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誡曰趙空壁逐我卽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

良久於是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趙軍既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非置之死地使人自爲戰彼將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

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臣敗亾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亾在秦而秦覇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信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强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信從其策燕從

風而靡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王許之三年六月漢王出成皐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地拜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從其計遂渡河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說

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
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亾城亾城知王
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
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漂母無資身之
策受辱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
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也進與漢軍夾濰水而
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走且喜曰
吾固知信怯也追之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
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楚卒皆降遂
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爲

假王以鎭之漢王怒罵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曰漢
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
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何以
假爲乃遣良立爲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羽聞龍且死大
懼使武涉說與連和三分天下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
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
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
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
死不易幸爲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說之信曰漢
王遇我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

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鄉利而倍義乎通復說之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復說之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通漢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信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五年徙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下鄉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少年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羽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素與信善羽死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

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六年人上書
告信反帝以陳平計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實
欲襲信信弗知帝且至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
恐見禽或說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
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
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亾矣乃罵曰公非長者卒自剄
信持其首謁帝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
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亾天
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至雒陽赦其
罪以爲淮陰侯信知上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由此

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否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對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十年陳豨反上自將往信病不從嘗舍人得罪信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陳豨前過趙代過辭信信辟左右曰公為所居天下精兵處也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叛上必不信再至則疑

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得死紿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言遂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三族上從豨軍來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已聞韓信言乃詔捕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豎子不用臣計耳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捷足者先得焉當是時臣獨知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

耳又可盡烹耶上曰置之乃釋通之罪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予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予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定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曹參字敬伯沛人

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參以中涓從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

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乃封參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其後滅秦項羽以沛公爲漢王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及項羽敗還至滎陽漢二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項羽死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楚王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以參爲齊相國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論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

春秋參盡召長者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

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和參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歟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

窋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笞窋二百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於窋何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曰臣孰與蕭何賢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政覯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卒謚曰懿子窋代侯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

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惟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陳平字　陽武戶牖鄉人

少時家貧好讀書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予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

見之喪所獨偉視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
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負歸謂
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
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
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
肉之資以納婦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
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
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
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使周市畧
定魏地立魏咎爲魏王平事魏咎爲太僕不用去事項

羽殷王反羽使平擊降之還拜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王攻下殷羽羽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羽而身間行杖劍亾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亾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躶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王與語說之問居楚何官曰爲都尉卽拜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王聞之益厚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亾歸

楚歸楚不中又亾歸漢今爲護軍多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否耳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對曰魏王不能用臣故去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繎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

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三年楚圍漢王於滎陽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襲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意忌信讒誠捐金行閒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黃金四萬斤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閒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

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眛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平爲太牢具進而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羽不聽亞父怒請骸骨歸疽發背卒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明年韓信破齊欲自立爲齊王漢王大怒平躡王足附耳語乃厚遇齊使卒立信爲齊王六年人告信反帝以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孺子耳帝默然以問平平曰人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曰諸將用兵有能過信者乎曰莫及

也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會出遊其勢必郊迎謁因而禽之此一力士事耳帝用其計信至縛之載後車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爲淮陰侯封平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對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明年從上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帝用平計使使閒厚遺閼氏圍乃解乃更以平爲曲逆侯其後從攻陳

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盧綰反上使樊噲將兵討之既行有讒之者上怒甚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弟須之夫有親且貴今帝以忿怒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至軍爲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平行聞帝崩恐呂后及呂須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太后乃以爲郎中

令傳教帝呂嬃譏乃不得行噲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王陵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陵不可平及周勃曰可及退陵讓平等平曰於今面質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以陵爲太傅實奪相權而以平爲右丞相呂嬃數讒曰陳平爲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平聞日益甚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陳平於呂嬃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也太后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及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平本謀也文帝

立下欲讓勃尊位乃謝病帝怪問之對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帝從之乃以勃爲右丞相位第一以平爲左丞相位第二頃之帝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問左丞相對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對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

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卽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强對耶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頃之絳侯病免平專爲一丞相文帝二年卒謚曰獻傳子至曾孫何坐畧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掌以衞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太史公曰陳丞相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

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
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

樊噲字　沛人

噲家貧以屠狗爲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
沛高祖爲沛公以爲舍人從攻每先登賜重封攻武關
至覇上入咸陽沛公見秦宮室幃帳寶貨婦女欲留居
之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亾也公何用焉願
急還覇上無留宮中不聽張良請從噲言乃還居覇上
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見羽謝
既饗軍士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欲擊沛公

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項伯常以身翼蔽沛公張良出見噲告以事急噲乃帶劍擁鐵盾入到營營衞士止噲噲撞衞士仆直入立帳下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羽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羽曰壯士賜以巵酒一生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羽曰能復飲乎對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入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言欲誅有功之人此亾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沛公遂起如厠脫身獨

騎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羽羽遂無誅沛公心當是時微噲沛公事幾殆羽封沛公爲漢王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又以先登陷陣功爲將軍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以將軍守廣武一歲圍項籍於陳大破之籍既死漢王爲帝以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燕王臧荼定燕地取信定楚剖符號舞陽侯從高祖攻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因擊陳豨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爲左丞相其後燕王盧綰反擊破之定燕地噲以呂后弟嬃爲婦故

莫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羣臣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當盧綰之反也帝使噲以相國擊燕帝病甚人或言噲黨於呂氏上一日晏駕欲以兵盡誅戚姬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帝已崩呂后釋之使復爵邑惠帝六年

卒謚曰武

陸賈字　　楚人

以客從高祖定天下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帝使陸賈賜尉陀印爲南越王賈至陀魋結箕倨見之賈進說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刦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

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陰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陀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

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陀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乃大悅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槖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賈卒拜陀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

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不懌有慚色乃謂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呂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刦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賈往請直入坐平不時見賈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對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爲之奈何對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

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飲食費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賈有力焉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爲大中大夫往使尉陀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初王諸呂時太后畏大臣有口者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令爲生產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

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寳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擊鮮無久慁汝爲也後竟以壽終

周勃 字　沛人　周亞夫 字　勃之子

勃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爲沛公勃以中涓從攻破秦軍賜爵五大夫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沛公拜勃爲虎賁令沛公爲漢王累功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絶食絳號絳侯爲將軍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臨崩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以列侯事孝惠帝六年置太尉

官以勃為之十年高后崩諸呂欲危劉氏勃與陳平計卒誅諸呂立文帝文帝以為右丞相居月餘人或說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乃謝病歸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薄太后言於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乃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卒謚曰武子勝之代侯以罪除文帝乃擇絳侯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劉禮為將軍軍霸上以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亞夫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

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

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爲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文帝崩拜爲車騎將軍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旣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於帝帝詔使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太尉堅臥不起頃之復定

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弃其軍而走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斬吳王頭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由是梁孝王與太尉有郤五歲遷爲丞相帝甚重之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會太后欲侯皇后兄王信帝與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

主辱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不
從因謝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
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帝視
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曰起亞夫趨
出帝目送之曰此怏怏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
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
錢怒而上變事連條侯上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
反耶對曰臣所買者乃葬器何謂反耶吏曰君侯縱不
反地上即反地下耳侵之益急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初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 後三歲而侯侯八歲

而將相持國秉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餓死亞夫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吾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其說皆驗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王陵字　沛人

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

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漢元年乃以兵屬漢
項羽執其母欲以招之其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
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遂
伏劍而死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安國侯爲人少文任
氣好直言高帝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
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
惠帝六年以爲右丞相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陵曰高
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
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
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耶今欲阿

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於是太后以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稱病免歸杜門竟不朝請十年而薨

季布字　徐州人　欒布字　梁人

爲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布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

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因說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羽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耶滕公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乃曰諾侍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之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天下布召

見拜爲郎中惠帝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曰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爲河東守文帝時人有言其賢者帝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一人

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然
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辯士
曹邱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談等與竇長君善布
聞之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
歸欲得書請季布長君曰季將軍不悅足下足下無往
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布果大怒待曹邱曹邱至即
揖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足下何以
得此聲於梁楚間哉僕與足下俱楚人僕游揚足下之
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悅引
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所以名益聞者曹邱揚

之也弟季心氣葢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之死嘗殺人亾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常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别去布爲人所畧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荼爲燕王以布爲將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越頭於雒陽詔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

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烹之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亾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拜爲都尉文帝時爲燕相至將軍布

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婁敬字　齊人　叔孫通字　薛人

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於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卽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故周之盛

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
非惟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
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
民肝以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
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
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鬬不搤其吭拊
其背未能全其勝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不
如都周及留侯明言入關便上卽日西都關中拜敬郎
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七年韓王信反帝自往擊之至
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

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漢兵已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帝於白登七日然後得解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爲建信侯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對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

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
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
爲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
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
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敬往結和
親約還言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
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且諸
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關中少民北
近匈奴東有彊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臥也願
徙六國後及豪右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

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卽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誅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或

言反或言盜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諸言盜者皆罷之賜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降漢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從儒生弟子百餘人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

王拜爲博士號稷嗣君五年漢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
皇帝通就其儀號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
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患之通說上曰夫儒者難
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
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
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
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
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
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

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
公所爲公往矣無汙我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遂
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
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
羣臣習肄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
平明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衛官俠陛及
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出房引諸侯
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置
法酒諸侍坐者皆俯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
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

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乃拜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通出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皆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以爲太子太傅十二年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獻公以驪姬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今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

動奈何以天下爲戲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惠帝卽位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帝爲東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也乃詔有司立原廟帝曾出遊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乃許之諸果獻由

此與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哉

田叔字　陘城人

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爲人刻廉自喜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以爲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會趙午等謀逆事覺詔捕趙王及羣臣

反者趙午等皆自殺惟貫高就繫時詔敢隨趙王者罪三族惟叔及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髠鉗稱王家奴隨王至長安貫高事白趙王敖得廢爲宣平侯上召見叔等十餘人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悅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文帝立召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虜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

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景帝中二年梁孝王使人刺殺故吳相袁盎帝召田叔案梁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叔至梁具得其事還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

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爲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帝大賢之以爲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

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史武帝時拜爲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

DS
734
.C8
v.3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二下

宋昌字　人

呂后八年諸大臣迎立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彊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

□□□□□□□藏書

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王乃命昌參乘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太尉周勃進曰願請間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及即位拜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封壯武侯

申屠嘉 字　梁人

文帝十六年爲御史大夫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後二年以爲丞相封故安侯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見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入言

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
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
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
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
君釋之通即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爲丞相五年文
帝崩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因歐血而
死

賈誼字　雒陽人

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聞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
秀才召置門下甚愛幸文帝立聞吳公治平爲天下第

一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帝召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乃以爲能不及也上恱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請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然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誼發之二年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

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及方之能僭擬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

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其言詔開籍田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四年上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曰誼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以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旣辭往行聞長沙卑濕又以謫去意不自得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五年上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其罪黥然鑄錢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

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多於此又民用錢郡縣不同吏急而壹之乎則爲太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姦錢日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不如收之上不聽在長沙三年有鵩入舍止於坐隅楚人名鵩曰服乃爲服賦以自廣後歲餘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

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爲梁王太傅上䟽陳政事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䟽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横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

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淸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

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
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無以易此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
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
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
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
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
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
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
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黄帝

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合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
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
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
乎臣又知陛下有君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
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
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
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
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

不遠至逵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

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中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

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戸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

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

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

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踐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亾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但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

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位爲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亾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納之閑中是古

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亾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亾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亾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

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
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
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
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
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
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
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
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
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
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

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亾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否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亾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爲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

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

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巳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保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

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

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任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

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

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

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

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亾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本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

法令刑罰德澤亾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置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

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
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
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
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
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
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禮貌大臣而厲其
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
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
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太迫乎
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

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搒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

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奊詬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

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

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大

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辠皆自殺不受刑八年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爲列侯誼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今奉尊辠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爾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予之衆積之財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上不聽梁王薨無子誼上疏曰陛下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兩傳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惟淮陽代二國爾代北邊匈奴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不足以有所禁御臣願舉

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東郡以益梁梁起
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
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
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
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
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
指如意高枕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
宿禍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於
是徙淮陽王武爲梁王梁懷王揖上少子愛而好書故
令誼傅之居數年梁王墜馬死亡子誼自傷爲傅無狀

常哭泣後歲餘亦死年三十三

賈山字　潁川人

文帝二年冬十一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潁陰侯騎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其畧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

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
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
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
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弗聞則社稷
危矣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
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
一家之富一夫之强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
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
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
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

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無輔弼之臣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婾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所以光昭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乃直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陛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喜悅臣聞山東吏布詔令雖老羸病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今功業方

就令閒方昭四方觸風而從豪傑之臣方正之士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慇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悼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其後帝除鑄錢令復上書諫以爲錢者亾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言多激切

善指事意

張釋之字季堵陽人　馮唐字　趙人

以貲爲騎郎與兄仲同居事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旣朝畢因前言便宜事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帝稱善拜爲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耶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上

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使參乘徐行問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拜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

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
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
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是時愼夫
人從上指示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夫人
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
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
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郄使其中無
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帝稱善是歲拜爲廷尉上行
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
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

共者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惟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帝怒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乃曰太后許之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

許卒見謝景帝不過也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向以前過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對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悅而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

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入朝那殺北地都尉上以胡寇爲意乃復問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决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决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而趙幾覇其後趙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

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帝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馮唐車騎都尉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舉唐賢良時年九十餘不能

復爲官乃以其子遂爲郎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穆生 字　入

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邱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爲設醴及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

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戊稍淫暴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

直不疑字　南陽人

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疑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爲長者人或毀不疑以爲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景帝後元年以爲御史大夫

董仲舒字　廣川人

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仲舒對曰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

使還至而立有效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懋哉懋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

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上天佑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孔子曰

德不孤必有鄰周公曰復哉復哉皆積善累德之效也
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
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
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
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
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
之不能粹美者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堯舜行德則民
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
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
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

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矣四海之內聞

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而不得致也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埶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以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

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亾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illegible]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亾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

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上復策之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位於舜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

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亾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濵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亾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

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仁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不必刑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

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憂勞萬民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

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亾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姧爲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眞臣愚以

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

三策之對曰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

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
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
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
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
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
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
之一端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
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
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以成性也正法度
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

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巨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性情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臣聞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

名亾變道之實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亾捄弊之政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歟有詭於天之理歟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也夫巳受大又取小天不能

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至周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

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傚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亾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

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爲江都相以春秋灾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何如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況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

之意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仲舒爲人廉直公孫宏亦治春秋而希世用事仲舒以宏爲從諛宏疾之以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亦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凡兩事驕王皆正身以率下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文翁字　盧江舒人

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

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脩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

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轅固字　齊人

固治詩景帝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上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以疾免武帝立以賢良徵時年九十餘公孫宏亦徵仄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諸齊以詩顯

也

魯人

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歸魯退居家教
出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公獨以詩
訓故以教毋傳疑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代趙
綰俱從受詩武帝時臧爲郎中令綰爲御史大夫請立
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上使使者奉
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時公年八十餘既至上問治
亂之事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
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卽以爲大中大夫舍

魯郎議明堂事後以病免歸

石奮字　趙人

其父趙人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時選可為太子太傅者皆推奮景帝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徙為諸侯相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帝

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惟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爲

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
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
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
自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
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
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
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
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
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
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乃

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
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
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
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
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為齊相齊國
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
立太子選群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
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
子孫孝其以慶為丞相封牧丘侯在位九年無能有所
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

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太初二年卒謚曰恬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

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博觀外家之語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詔拜以爲郎嘗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悅也武帝嘗置酒竇太主家主見所幸賣珠見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遊戲馳逐上大歡樂之因爲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對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

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爲篡上曰善名更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建元三年帝使吾邱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朔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貧者得以給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鄗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業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大虎狼之虛壞人冢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囿之騎馳車鶩有深溝大渠

夫一日之樂適足以危無隄之輿其不可三也且般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元狩元年天子既巳封泰山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可得於是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朔諫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乃還初朔爲侍謁者人皆以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

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旁有金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其故何也朔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

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
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
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
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
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
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
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
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
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

脩身乎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至老且死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居無幾病死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

以父任景帝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武帝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稱病歸田里上聞召拜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學黃老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爲主

爵都尉列於九卿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嘗慕傅伯袁盎之爲人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不爲禮黯見蚡未嘗拜嘗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

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不愈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衛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乃取高

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而觸宏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宏湯宏湯深心疾黯雖天子亦不悅也欲誅之以事宏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

黯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黯與亢禮人或說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宏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宏張湯爲小吏及宏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宏湯等已而宏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凡黯時丞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

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
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
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
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
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
下騷動罷敝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
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曰夫匈奴攻當
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
巨萬百數臣愚以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
事者家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反虛府庫賞賜

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元狩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上方立樂府造為詩賦絃次以合八音之調及得神馬次以為歌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悅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雖素所愛信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黯諫

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誅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對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居久之坐法免官隱於田園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交乃拜黯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

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黯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

河間王德

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辨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毛氏詩左氏春秋之屬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必如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武帝元光五年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大樂官存肄所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明年正月王薨諡曰獻

班固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

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亾不可得也是故古人以晏安爲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閒獻王近之矣

兒寬字　千乘人

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誦讀以射策補廷尉文學卒史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盡用文史

法律之吏寬以儒生在其間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悅之從問尚書一篇擢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得人必擇用仁厚

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
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
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
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
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上欲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以
問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
享薦之義不著於經非羣臣之所能列惟天子建中和
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
基上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之拜寬爲御史大夫與司
馬遷等共定漢大初歷爲御史大夫無有所匡諫於上

官屬易之居位九年卒

蘇武字子卿杜陵人建之子

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武帝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殺漢降人衛律而劫單于

母閼氏歸漢人告單于時律爲丁靈王貴寵用事單于使律治之常引武副張勝單于怒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請降之召武受辭武謂常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而收繫勝武益愈會論虞常劍斬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

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生死不平心持正反欲鬭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白單于愈欲降之乃幽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

不至掘野鼠取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
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及陵降單于使至海上
爲武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
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
安所見乎足下兄弟皆坐事自殺太夫人已不幸婦亦
更嫁矣獨有女弟男女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自
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人臣無罪夷滅者數
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武曰武父子無功
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
得殺身自効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

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効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因泣下沾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向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爲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及

馬宏等宏前使西國爲匈奴所遮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九人欲以通善意於是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夙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辱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决宮屬隨武還者九人昭帝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

與桑宏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元與安有謀坐死廷
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昭帝崩武以故二
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久之張安世薦武明
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帝卽詔待詔宦者
署數進見復爲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甚優寵之武年
老子坐前事死上憐之后交平恩侯許伯白胡婦產子
通國因使者以金帛贖之上以爲郎神爵二年病卒年
八十餘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
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
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

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邱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帝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賜姓金氏

武帝元狩中霍去病擊匈奴右地多斬獲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欲誅之昆邪休屠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殺之并其衆降漢漢封爲列侯日磾與母閼氏弟倫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大上奇焉卽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

信愛之貴戚多竊怨上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見之惡其淫亂遂殺之上怒日磾頓首具言所以上爲之泣而心敬日磾初侍中莽何羅與江充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

動靜與俱上下以故久不得發後元元年六月上幸林
光宮旦未起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
臥內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投殿下禽縛之窮治皆
伏辜由是著忠孝節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
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
尤奇異之二年上病篤屬霍光輔少主光讓曰臣不如
金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
副光以女妻日磾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誅莽何羅功封
日磾為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
軍光白封臥受印綬一日薨諡曰敬兩子賞建俱侍中

與上同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光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乃止宣帝卽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芽賞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弟倫字少卿爲黃門郎早卒後嗣貴盛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

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渤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素

聞不疑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及還表薦召拜青州刺史武帝崩昭帝即位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

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出奔輒距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

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爲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固辭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祀之後趙廣漢爲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

杜延年 字幼公下邳人周之子

昭帝始元六年諫大夫杜延年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

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悅民意年
歲宜應上納其言元鳳元年大將軍霍光以延年有忠
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
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奏三年桑宏羊
子遷以燕蓋之亂亾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
會赦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皆以爲
吳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
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
異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
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仁丞相車千秋壻

也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平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平仁弄法卒下之獄仁自殺平要斬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和合朝廷皆此類也爲人安和備於諸事久典朝政上信任之居九卿位十餘年其

後霍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免歸後數月拜爲北地太守選用良吏捕繫豪强郡中清靜徙西河太守治甚有名徵爲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三年以病歸卒謚曰敬

韓延壽 字長公燕人

父義以燕王爲不道强諫爲所殺昭帝元鳳元年擢延壽爲諫大夫歷淮陽潁川東郡太守所至必聘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脩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市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

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或自刺死在潁川承趙廣漢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教以禮讓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爲東郡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宣帝神爵三年入爲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者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

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以下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兄弟深自悔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郡中翕然傳相敕厲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蕭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即部吏案校望之前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

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者得其試騎士日車服侍衛奢僭踰制等數事延壽竟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持車轂爭奉酒炙延壽使掾吏分謝送者百姓莫不流涕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

寬饒初爲衛司馬故事衛司馬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寬饒案舊令揖官屬不受私使躬行士卒廬舍視其起居飲食病者撫循臨問甚有恩及歲代數千人請復留一年以報厚德上嘉之神爵二年擢爲司隸校尉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然深刻好刺譏數犯上意

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爲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論救上不聽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初平恩侯許伯嘗酌之寬饒曰無多酌我我酒狂也魏其侯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許伯新入第丞相以下皆賀寬饒仰視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閱人多矣惟謹慎乃得久君侯可不戒哉

張安世字子孺杜陵人湯之子

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勤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武帝奇其材擢爲尚書令昭帝元鳳元年大將軍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以爲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宣帝地節二年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安世深辭不能得三年以爲衛將軍諸軍皆屬初昭帝元平元年詔掖庭養視皇曾孫時安世兄賀爲掖庭令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安世方輔政怒曰曾孫衛太

子後也勿復言與女事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廣漢兄弟及史氏賀常爲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卽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元康三年詔曰張賀輔導朕躬脩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子彭祖爲列侯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謹愼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

有私謝耶絕弗復爲道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元康四年卒謚曰敬

DS
734
.C8
v.4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三上

浯村朱桓拙存編輯

漢下

王吉　龔遂　尹翁歸　丙吉　魏相
夏侯勝　黃霸　于定國　張敞　疏廣
疏受　蕭望之　路温舒　朱邑　鄭昌
耿壽昌　馮奉世　趙充國　貢禹　劉向
匡衡　陳湯　召信臣　梅福　朱雲
史丹　王音　劉輔　師丹　班伯
辛慶忌　何武　貢讓　王嘉　鮑宣
龔勝附逢萌陳咸



王吉 字子陽瑯琊皋虞人

舉賢良爲昌邑中尉王好游獵動作無節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

吐故以納藏專意積精以適神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
松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
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
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
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仁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
非享國之福也王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
肉酒脯而放縱自若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承太后
詔迎立王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晡
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死相望吉奏書戒王
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徵宜日夜哭

泣悲哀愼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大將軍抱持幼君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及昌邑廢羣臣被誅者二百餘人惟吉及龔遂以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時爲諫大夫時帝頗修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吉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忻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

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主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

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惟陛下裁擇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

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牴減樂府
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彫琢商不通侈靡
非工商獨賢政教使之然也上以其言爲迂濶吉遂謝
病歸

龔遂字少卿南平人

以明經爲昌邑郎中令事王賀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
内諫諍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無
已王常與騶奴宰人游戲無度遂入見涕泣厀行曰大
王知膠西王所以亾乎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
爲儗於桀紂而得以爲堯舜王悅其諛常與寢處惟得

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愼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人侍王數日皆逐去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壄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歎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

王位爲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王終不改及徵書至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遂參乘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向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超擢拜官遂諫請逐之不聽昌邑廢羣臣坐誅者二百餘人惟遂與王吉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時渤海歲飢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拜渤

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
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
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
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
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
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
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
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
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弓弩而持鉤鉏於是
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

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地節四年獄訟止息以爲水衡都尉

尹翁歸字子兄平陽人

爲人公廉明察文武兼備歷宏農都尉地節中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中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

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入爲右扶風選用廉平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歸者罰亦必行緩於小弱急於豪強課常爲三輔最其在公卿閒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元康四年卒家無餘財詔曰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

巫蠱事起太子男女妻妾皆受害獨皇曾孫在亦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

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日再
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
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吉
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
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
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
庭養視上屬籍宗正及昭帝崩昌邑廢吉乃奏記霍光
曰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
庶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也而武帝曾
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

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著龜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會羣臣議奏太后詔迎曾孫就齋宗正府明日入見太后羣臣上璽綬卽皇帝位地節三年以吉爲御史大夫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絶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元康三年封爲列侯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愈神爵三年以爲丞相吉尚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輒與長休告務掩過揚善終無所

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爲故事嘗出逢羣鬬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其失問吉曰民鬬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太熱恐牛行近因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爲知大體丙吉年老上重之蕭望之嘗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其意輕吉左遷之吉病上臨問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三人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爲知人五鳳三年卒謚曰定

魏相字弱翁定陶人

地節二年霍光卒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鎮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乃拜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爲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相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執權勢在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

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
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
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白
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三年
以爲丞相上明堂月令奏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
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
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
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
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
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

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上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悅上下亾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

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由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者也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元康二年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疏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

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纖介之忿於外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上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

條求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灾變郡不上相輒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神爵三年卒諡曰憲初昭帝元鳳元年相以文學對策以爲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爲諫大夫

夏侯勝字長公魯人

勝少孤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灾異爲學精熟昭帝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昭帝崩昌邑王

嗣位數出遊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以屬吏是時霍光與張安世謀廢昌邑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昌邑廢尊立宣帝光以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帝欲爲武帝立廟樂詔列侯二千石博士議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

年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焉勝霸既久繫霸從勝受尚書繫再更冬講論不怠本始四年上以地震釋勝爲諫大夫給事中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出道上語上聞而讓之對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

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
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
傅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
恩始勝每講授嘗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
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從父子
建字長卿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
問與尚書相出入者萃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
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畧
難以應敵建卒自專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
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

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領郡錢穀計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昭帝時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霸獨用寬和爲名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爲丞相長史以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縱不舉劾俱下獄既久繫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

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積三歲上
以地震釋而用之擢揚州刺史後爲潁川太守使郵亭
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爲條教行之民間勸
以爲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
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
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
日少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長吏曰數易
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
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
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法貶秩詔復歸潁川爲太守在郡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神爵四年賜爵關內侯五鳳三年以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相功名損於治郡時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甘露三年卒

于定國

字曼倩東海郯人

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

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驗治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
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
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
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
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在是乎太守乃殺
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
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後亦爲獄史郡決曹補廷
尉史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昌邑王卽位淫
亂定國上書諫宣帝立霍光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
超遷定國由是爲光祿大夫平尚書事數年遷廷尉定

國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其決獄平法務在哀矜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愼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甘露三年以爲丞相以病歸年七十餘卒子永嗣始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公曰可高大令容駟馬高車吾治獄多陰德子孫當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張敞字子高平陽人

昭帝元平元年昌邑王嗣位徵昌邑官屬至長安超擢

拜官張敞時爲太僕丞上書諫曰天子以盛年初即位
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
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不聽宣帝地節四年霍氏有
邪謀霍雲舅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
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
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
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
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
宗廟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
陽朝臣宜有明言曰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

明請罷霍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惟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上心忌故昌邑王賀元康三年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毋下所賜書敞條奏賀居處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以著其廢亡之效人乃知賀不足忌封爲海昏侯時膠東盜

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傳相斬捕國中遂平王太后數出遊獵敞諫曰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今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太后乃不復出京兆自趙廣漢誅後更黃霸等數人不稱職長安多盜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神爵二年以爲京兆尹敞求得偷盜酋長數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窮治行法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時時越法有所縱舍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朝廷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時上頗好神仙敞勸上斥遠方士游心帝王

之術由是悉罷尚方待詔西羌兵起敞以羌虜雖破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廷議以爲不便乃寢其說京兆尹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黃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敞奏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孝子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大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

舍來乃止臣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僞貌有名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法令簡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沽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

意覇甚斷楊惲之誅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才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案事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即收舜繫獄驗治竟致其死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自言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前奏免爲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亾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四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妻子皆泣敞獨笑曰吾身亾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引見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　疏受字公子

廣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大中〃　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　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兄子受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女　求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　觴上壽辭禮閒雅上甚歡悅頃之拜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應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

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年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卽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

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泣下廣旣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

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

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詔太常受業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霍光輔政長史丙吉薦望之等數人皆召見時上官桀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夾持望之獨不肯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

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
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
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久之以射策甲科爲郎地節
三年夏大雨雹上疏曰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
然而嘉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
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殿下躬萬
幾選同姓舉賢才以爲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
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爲謁者時上博延
賢俊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望之所白處奏皆
可累遷諫大夫歲三遷至二千石霍氏誅寖益用事元

康元年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乃以爲
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出諫官以補郡
吏然朝無諍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
上乃徵入守少府三年帝以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
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神爵二年西
羌反兵起京兆尹張敞以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邊
郡贖罪望之等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
心在教化之所助堯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不
勝好義也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不勝好利
也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令民

以粟贖罪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貧人父兄囚執爲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以赴財利以求救之一人得生十人以喪政教一傾恐不可復古者藏富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今有邊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之百姓莫以爲非天漢四年嘗使死罪入錢減罪一等豪強請奪至爲盜賊吏不能禁故曰不便乃止三年以爲御史大夫五鳳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議者多以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望之曰春秋晉士匄率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其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

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時上重丞相丙吉望之奏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其意輕吉會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禮節倨慢乃左遷太子太傅黃龍元年帝寢疾以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與史高周堪同受遺詔輔政元帝即位望之堪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選白明經有行宗室諫大夫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

諫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中書令宏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委以政與史高相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建議中書政本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與高恭顯忤恭顯數譖奏望之罪最後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遂飲鴆自殺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

幼時父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編書舉孝廉昭帝

時守廷尉史武帝時窮民犯法姦軌不勝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禁罔寖密律令煩苛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議者咸冤傷之宣帝地節三年溫舒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

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今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

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

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
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
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
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
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
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
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
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
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
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

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國君含垢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刑獄號爲平矣温舒累官臨淮太守治有異績子孫皆至牧守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

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

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其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

賜以供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鄭昌字次卿泰山剛父人

舉明經通法律政事爲涿郡太守宣帝地節三年上感路溫舒言置廷尉平昌疏曰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

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忌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神爵二年葢寛饒奏封事執金吾議以爲大逆不道昌爲諫大夫上書訟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寛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

耿壽昌字

宣帝自元康以來十餘年比歲豐稔穀石五錢五鳳四年耿壽昌爲大司農中丞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以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

初學春秋涉大義善兵法宣帝元康元年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脩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

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於是攻劫南道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不復通奉世詩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爲王諸國悉平奉世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可獨蕭望之以爲奉世奉使有旨而擅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乃以爲光祿大夫元帝永光二年隴西羌反詔丞相韋元成等

入議是時比歲不登朝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元成等默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爲民方收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飢饉士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

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爲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爲發六萬人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竟寧元年封甘延壽爲義成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旨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

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抄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难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子譚野

王遂立參俱有名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

爲人沈勇有大畧少好將帥之節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爲虜所圍漢軍之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貴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帝親視其創嗟嘆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以大將軍護軍都尉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冊立宣帝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

還爲後軍少府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旣而先零與諸羌解仇交質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然羌勢不能獨造此聞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疑其遣使至羌中與相結羌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至羌中召先零

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於是羌侯楊玉等怨怒背畔攻城邑殺長吏安國失亾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曰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神爵元年六月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爲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度營陳畢乃盡度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

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欲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幵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畧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

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擊罕开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車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非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他種刧畧故臣愚策欲捐罕开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

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乃拜許延壽彊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爲寇罕羌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以逸待勞

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
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欲
叛故與罕开解仇當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
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开堅
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
恐國家憂慮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
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
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充
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
重欲度湟水道阸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

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牛羊馬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畢璽書報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

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
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
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
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耶往者舉可先行羌
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
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
不敢動矣耿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
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之千
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
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

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生他變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

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

兵九較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無驚動河西罕开使生他變之

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
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
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惟明詔采
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
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
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
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
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
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
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

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絶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

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素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留充國屯田明年夏五月奏言羌本可五萬人除斬降溺飢死定計遺脫不過四千人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田奏可乃振旅而還所善

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充國復爲後將軍羌若零等共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甘露三年卒年八十六謚曰壯初以功德

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貢禹字少翁琅琊人

以明經潔行徵爲博士病去官復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元帝即位徵拜諫大夫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文景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今工作數千歲費鉅萬廄馬食粟將萬匹武帝多取好女至數千人塡後宮及棄天下多

藏金錢財物又以後宮女置於園陵使天下承化取女過度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上善其言詔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頃之以年八十一乞骸骨上慰留之初元五年遷御史大夫禹以為古民無賦算口錢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至於重困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孝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

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

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與郅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易於決流抑隊矣天子下其議令民産子七歲乃出口錢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罷

鹽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子員數民有通一經者皆復省刑罰七十餘事禹尋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爲郎初王吉字子陽與禹善及吉爲益州刺史禹彈其冠以待薦故長安語曰王陽在位貢禹彈冠

劉向字子政原名更生宗室也

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行修飭擢諫大夫宣帝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向以通達能屬文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後以罪廢會初立穀梁春秋徵向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元帝即位蕭望之周堪薦向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

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時外戚許史在位放縱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議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恭顯所譖愬下獄免官因地震星變復徵爲中郎又爲恭顯等所搆免爲庶人時望之自殺上悼恨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大見信任恭顯等數譖毀之向懼其傾危永光元年上書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

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

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

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鵒

來巢皆一見晝瞑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

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謬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

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

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

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子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

所以先戒灾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聖明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灾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邪佞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向等其後堪以疾瘖不能言而卒猛以顯誣譖自殺於公車向乃著疾讒

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卽位拜中郎遷光祿大夫時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倚太后專國權兄弟皆封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王氏愈盛向謂陳湯曰今災異

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陽朔二年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

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
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
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
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亾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
華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
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
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
遂以亾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
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
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

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遊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明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

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隷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

禍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

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永始元年立倢伃趙氏爲皇后向以爲王敎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爲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時營起昌陵制度奢侈久而不成向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

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氓何以勸勉葢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亾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朱均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世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旣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亾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葢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

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

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

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遊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

不亦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悅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

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壟悅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竊爲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上感其言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元延元年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向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

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夫秦漢之易世惠昭之無後昌邑之不終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三年春正月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亾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亾矣綏和元年犍爲郡於水濵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

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皐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未作而罷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靜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

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爲九卿輒爲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年而王氏篡漢向嘗校書天祿閣有青藜照夜之異幼子歆字子駿最知名綏和二年王莽薦爲侍中貴幸更名秀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有輯畧六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技畧其敘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起並作各引一端崇其

所善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才巳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

匡衡 字稚圭東海承人

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通齊詩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射策除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元帝卽位史高薦於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時有日食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

衡上疏曰陛下閔愚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得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重聲色尚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紀綱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相與循理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

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傚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

祇畏天戒表聞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宏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悅其言遷爲光祿大夫時永光二年也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傅昭儀及濟陰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

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違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

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醮衆

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竟寧元年六月成帝卽位後數月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絶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愼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

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

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宜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

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愼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建始元年石顯以罪免歸道死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知顯等顓權擅勢大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有詔勿劾衡慚懼上疏謝罪稱病乞骸骨上報曰之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

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上輙慰撫不許四年有司奏衡多取封邑四百頃免爲庶人衡貧時無油鑿壁引鄰舍燭光誦讀邑有多書之家與之傭作而不取値曰願主人書讀耳

DS
734
.C8
v.5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三下

漢下

陳湯 字子公山陽瑕丘人

好書博達善屬文爲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元帝建昭三年與都護甘延壽俱出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發民作城遣使責諸國歲遺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湯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

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毆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延壽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豎子欲沮衆耶延壽從之部勒行陳合四萬餘人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郅支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

未發至城下使數往來相報答湯等讓之曰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主客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進薄城下四面環攻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郅支單于反逆未伏其辜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

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丞相御史惡湯矯制言湯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驗之湯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案驗是為郅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等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顯衡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劉

同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漢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恥萬夷慴服呼韓邪單于喜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勛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

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今二人功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

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帝於是赦
其罪賜湯爵關內侯成帝即位丞相匡衡復奏湯前事
坐免既又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建始四年谷永訟曰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
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
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君子
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
暢西海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執憲之吏欲致之大
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
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

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詔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大將軍王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伸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察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

其毋讓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奏以爲從事中郎幕府事一决於湯衛將軍王商惡之奏湯妄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

敬詔以湯有功免爲庶人徙燉煌燉煌太守奏湯前親
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邊塞詔徙安定綏和二年
議郎耿育上書曰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
累年之恥先帝嘉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
窮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丞相趣立其功獨
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
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
而大臣傾邪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
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卒以無罪老棄燉
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

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爲嫉妒之臣所繫虜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

遲湯卒於長安

召信臣 字翁卿九江壽春

以明經甲科爲郎出爲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後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稼出入阡陌希有安居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輙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

其化大行戶口倍增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號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第一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宮希幸者勿復繕治共樂府黃門諸戲及大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千萬年老卒官詔祀於鄉南陽亦爲立祠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

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專權用事災異數見復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

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幾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

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
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
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
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臣數上書求
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
欲以致士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
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有上書者輒
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
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
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

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故京兆尹王章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

患也願陛下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表賢兼聽謀及疏賤則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可追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時成帝久無繼嗣以爲

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綏和元年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福家居以讀書養性爲事元始中王莽顓政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

朱雲字游魯人徙平陵

少通輕俠容貌甚壯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

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旣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由是爲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御史中丞陳咸與雲相結雲上疏言丞相韋元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上下咸雲獄減死爲城旦遂廢錮終元帝世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時吏民上書多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至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王根不平恐爲所怨乃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

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鄙儒淺見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我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

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留雲宿從容謂曰在田野無事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槨

史丹字君仲魯人徙杜陵

以父高爲駙馬都尉侍中元帝時成帝爲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山陽王康有材藝好音樂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上默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王帝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悲不能自止而太子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以責謂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感損切戒太子毋涕泣感傷陛下臣罪當死上意乃解及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丹以

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感悟喟然太息曰無有此議都尉安所受此語丹頓首曰臣愚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浸加不能自還善輔導太子毋違我意丹唏噓而起太子由是遂定

王音字

成帝陽朔二年以王音爲御史大夫三年大將軍王鳳

病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乃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爲人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鴻嘉二年春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於庭登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音言曰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升堂歷三公之府與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

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此後帝使謁音曰聞捕得猶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毋人爲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諂之計誣亂聖聽如此陛下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智克己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變尚可銷也永始二年卒

劉輔字　河間人

成帝欲立趙倢伃為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往來通語歲餘乃許之永始元年夏上先封倢伃父臨為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媿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

傍本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詔收縛繫掖庭秘獄於是將軍辛慶忌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竭忠不懼後患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旬月之間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

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莫敢盡節忠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

上乃徙繫輔於共工獄減死一等論爲鬼薪

師丹　字仲公東武人

治詩舉孝廉爲郎成帝綏和二年哀帝即位以爲大司馬封高樂侯冬十月以爲大司空時上多改成帝之政乃上書曰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詔書

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不能明陳大義復不能牢
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
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
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人情無子雖六
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獨以壯年克己立陛下
爲嗣及棄天下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
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
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
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腑何患不富貴倉卒若
是其不久長矣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建平元年冷褒

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王太后共皇后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言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王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丹上疏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

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毁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毁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毁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由是寖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請改錢爲幣者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已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復從公卿議又使吏書奏吏私寫

其草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諼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恥之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於理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太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行世儒宗德爲國黃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太重識者咸以爲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惟陛下裁之詔賜爵關内侯平帝時封義陽侯月餘卒謚曰節

班伯字

成帝時爲定襄太守郡中稱爲神明徵入爲侍中永始二年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　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嘑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因罷出其後太后泣謂曰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

辛慶忌 字子眞狄道人

慶忌酒泉太守武賢子也以謁者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車騎將軍丞永始元年上書救劉輔元延元年救朱雲皆得免死父子俱爲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朝廷重之以左將軍卒官

何武 字君公蜀郡郫縣人

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爲郎遷爲鄠令坐法免歸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李白

太守召商爲卒史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
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
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
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前刺
史以其大儒優容之武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
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
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
其惡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
心決之卒得不死聖自是慚服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
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

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卽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爲清河太守免永始四年爲京兆尹綏和元年爲大司空封汜鄉侯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功名畧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哀帝時策免就國以鮑宣薦召爲御史

大夫會衆舉王莽爲大司馬武不可卒爲莽所害

賈讓字　入

成帝綏和二年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川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

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

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
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
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者大禹
治水山林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
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
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
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
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
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
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

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土木今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填淤加肥禾麥更爲杭稻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

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察廉爲南陵丞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哀帝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立諸侯擇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與劾苛細發揚陰私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

刺史司隸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蘇令等縱橫吏士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成帝悔之詔二千石不爲故縱遣使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所告之字乃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材任職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前蘇令發欲遣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

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上納用之元壽元年正月朔日食息夫躬言災異屢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悅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夫議政者苦其

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惟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人之語爲主上不聽詔舉直言嘉奏曰孝元皇帝温恭少欲賞賜節約馮貴人以身當熊帝深嘉美之然賜錢五萬而已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故少府水衡見錢多都內錢至四十萬萬雖遭凶年加有羌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成帝時諫臣多言燕樂女寵耽湎之害其言甚切終不怨怒寵臣史育數貶退張放斥就國淳于長榜死于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好詩書尚節儉徵來所過稱頌德美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共皇寢廟比

當作以用度不足憂閔元元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
寺治大第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爲賢治器
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
不至此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
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臣幸得備位竊內
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能自惜惟陛
下愼已之所獨嚮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
貴逸豫不勝情欲卒陷罪辜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
也宜節賢寵全安其命上不悅上託傅太后遺詔益封
董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

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心疑雲寃欲更覆治尚書令鞫譚等以爲可許上以爲亂望兩心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

皆有材行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尙書責問以相等事下將軍中朝者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召詣廷尉詔獄上從光議掾史涕泣和藥進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嘉引杯擊地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耶何謂咀藥而死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詣廷尉廷尉收印綬縛致都船詔獄吏詰問嘉對曰相等治獄欲闗公卿示愼重誠不見其顧望阿附復幸得蒙大赦臣竊爲國惜賢不惜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

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對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平帝時追謚曰忠紹其封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

舉孝廉官諫大夫董賢用事疏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百姓困窮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亾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

飢渴者數外親小僮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今人有七亡水旱爲灾一也重責賦稅二也貪吏取受三也豪彊蠶食四也苛吏徭役五也部落鼓鳴六也盜賊刼畧七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也治獄深刻二也寃陷無辜三也盜賊橫發四也怨讐相殘五也歲惡饑餓六也時氣疾疫七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耶羣臣幸得居尊位食重祿豈有肯

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奈何獨私養外親幸臣賞賜大萬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非天意也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姦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可大委任陛下何能容無功

德者甚眾曾不能忍武等耶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元壽元年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宣復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尙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徵拜孔光發覺龍躬過惡衆庶歙然莫不恱喜天人同心人心恱則天意解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

歲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存也寵躬不宜居國可皆免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乃徵何武彭宣而拜鮑宣為司隸八月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拒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

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竟抵宣罪髡鉗之後為王莽所害

龔勝字君賓楚人

好學明經哀帝自為定陶王已聞勝名及即位徵為諫大夫及言董賢亂制度始逆旨平帝時王莽秉政遂乞骸骨歸老於鄉莽始建國之三年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之即拜為太子師友祭酒使者與郡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里致詔欲勝起迎勝稱病篤為牀室中使者入戶致詔勝對曰勝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

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輒推不受使者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須秋涼乃發莽許之詔使者五日一與太守問起居使者謂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曰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之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敕以棺斂喪事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年七十九北海逢萌見莽殺其子宇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

歎曰易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莽召爲掌寇大夫謝病不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悉令解官歸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

巾幗名臣引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孰謂巾幗無丈夫哉卓識遠見經緯著於國家苦節貞操義烈炳於簡册不更二夫可以愧人臣懷二心者片言而灼利害可以怵貪夫之和令智昏者此聖賢之所嘉予志士仁人所慷慨而引爲同心者也徒以閨閤而遺之字寔亦黯澹而無色矣集巾幗名臣

附巾幗名臣

王陵母　漂母

緹縈　雋不疑母

嚴延年母　班倢伃

馮倢伃　鮑宣妻桓少君

平帝王皇后

王陵母

陵聚黨居南陽漢元年始以屬漢楚執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漂母

韓信家貧釣於城下漂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緹縈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

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文帝憐悲其意爲除肉刑

雋不疑母

昭帝時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嚴延年母

延年陰鷙酷烈宣帝時爲河南太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號曰屠伯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大

駕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數責延年曰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乖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歸除墓地耳遂去後歲餘見殺人莫不賢智其母

班倢伃

倢伃有寵成帝嘗遊後庭欲與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毋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後趙飛燕姊弟皆有龍譖班祝詛主上

上考問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愛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倢伃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馮倢伃

元帝時嘗從幸虎圈熊逸出攀檻倢伃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

鮑宣妻桓少君

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

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衣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哀帝時宣官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否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平帝王皇后

后莽女也平帝被弑立孺子嬰尊爲太后莽廢孺子爲

定安公乃以后爲定安太后新莽始建國之二年更號曰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太后年未二十自劉氏廢嘗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問疾太后大怒因發病不肯起漢更始元年九月朔兵入明曰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掖庭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奏議書疏引

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其人而守正無
邪者其言必當於國計民生而窺見聖賢之學若夫有
言者不必有德如荀彧盡忠曹操而發謀未始無稽焉
道醜顏長樂而唐明宗時安常謹忽之疏重農之論屹
然可傳陳公輔屢疏請禁伊川之學而於公卿大夫氣
節忠義明目張膽而言之諤安石政事壞人材學術壞
人心更覺談言微中君子亦有取焉夫何必計其出自
何人也哉

言邊備 文帝十一年　　太子家令鼂錯

時匈奴數爲邊患錯言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聞用兵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百不當一兵不完利甲不堅密弩不及遠射不能中中不能入五不當一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

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下馬地鬬劍戟相接此中國之長技也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爾跌而不振則悔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

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答

十二年錯上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今海內爲一無有水旱之災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

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亾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亾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

上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陌之

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
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
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
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
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
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
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
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
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
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省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

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爲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司馬相如

諫獵疏武帝建元三年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邱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

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書之

諫伐閩越書 建元六年

淮南王安

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粵不受正朔非彊不能服威不能制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夷狄也且越人輕薄反覆不用法度非一日之積一不奉詔舉兵誅之

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比歲不登民生不復今發兵資糧行數千里夾以深林叢竹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驚而使甲卒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

閒道路言閩粵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無所用之則存亾繼絕建其王侯此必委質爲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逃入山林背而去之則復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較也如使粵人徼幸以逆執事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羞之陛下以

九州爲家生民皆爲臣妾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詔罷兵

諫伐匈奴疏 武帝元朔元年　　主父偃 臨菑人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吞戰國務勝不休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地皆沮澤鹽鹵不生五穀乃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負海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

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不能相養蓋天下始畔秦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今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

徐樂 無終人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七國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

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者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者也間者關東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召見皆拜爲郎中偃尤親幸

禁民挾弓弩對元朔五年　侍中吾邱壽王趙人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且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大不便上從之

諫吳王書　　枚　乘

乘爲吳王濞郎中吳王怨望謀逆因奏書諫曰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亾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上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

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跡絶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絶薪止火而已不絶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内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

也禍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

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焠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

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
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
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
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
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
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
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
百里奚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
也運籌合上意諫爭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
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

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宏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

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無絶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信乎其以寧也

請罷擊珠厓疏 元帝初元三年　　待詔賈捐之 誼曾孫

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殷周之地東

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人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叛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煩役重寇賊並起是皆廓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饑饉保元元

也且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詔從之

請罷備邊塞吏卒對 元帝竟寧元年 郎中 侯應

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至孝武世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用得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

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中國向建關梁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盗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没不還者子孫亡出從之六也邊人奴婢愁苦聞匈奴中

樂欲亡者多七也盜賊桀黠亡走北出入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有他變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單于自以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對奏從之

星隕日食對 成帝永始三年 涼州刺史谷永 長安人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輙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矣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

得盡所聞於前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元年九月龍見而日食今年二月星隕而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喪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面於酒秦所以亡者養生太奢奉終太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絶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多繫亡辜生人死出者不可勝計

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相隨烏集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典門戸奉宿衞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罷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怨恨饑饉仍臻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興九世繼體之主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

度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誠肯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愆畢改新德旣章則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惟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上大怒久之乃解

災變對 成帝元延元年　谷永

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飢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

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建始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蠭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深宮後庭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苑囿街巷臣妾之家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飢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

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宜損常稅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謬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願陛下勿許其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乏敕勸耕桑毋奪民時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

請允匈奴請朝疏 哀帝建平四年 楊雄

匈奴單于請朝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遊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雄上書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

不察也今單于來朝國家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然不敢窺西河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及孝文時侯騎至雍甘泉孝武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從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窮極其地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

以權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匈奴內亂爭立呼韓邪歸化稱臣然尚羈縻之計欲朝不距不欲不彊何者匈奴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如此之備也今單于歸義懷誠欲來陳見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日之恩開將來之隙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未若

未然之時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上從之

諫伐匈奴疏 莽始建國之三年　嚴尤

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歐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二十餘年中

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

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釡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鋭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竊伏憂之

請擊賊疏　新莽地皇二年　青徐二州牧　田況

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傳相監

歷郡縣力事上官應責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帥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轉相驚駭恐見詐滅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不聽

DS
734
.C8
v.6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四

東漢紀 景帝子長沙定王之後都洛陽凡十二君得年百九十六

世祖光武皇帝 名秀字文叔舂陵白水鄉人景帝五世孫在位三十三年有建武中元二號

顯宗孝明皇帝 名莊光武子在位十八年號永平

肅宗孝章皇帝 名炟明帝子在位十三年有建初元和章和三號

孝和皇帝 名肇章帝子在位十七年有永元元興二號

孝殤皇帝 名隆和帝子生僅百日鄧太后立之在位二年號延平

孝安皇帝 名祜清河王慶之子章帝孫在位十九年有永初元初永寧建光延光五號

孝順皇帝 名保安帝子在位十九年有永建陽嘉永和漢安建康五號

孝沖皇帝 名炳順帝子在位一年號永嘉

孝質皇帝 名纘章帝曾孫沖帝無嗣梁太后立之在位一年號本初爲梁冀所弒

孝桓皇帝 名志肅宗曾孫蠡吾侯翼之子質帝崩太后迎立之在位二十一年有建和和平元嘉永興永壽延熹永康七號

孝靈皇帝 名宏肅宗玄孫解瀆亭侯萇之子桓帝無子竇太后迎立之在位二十一年有建寧熹平光和中平四號

孝獻皇帝 名協靈帝子在位三十一年有初平興平建安三號曹丕篡位廢爲山陽公

東漢名臣目錄

梧村朱桓拙存編輯

鄧禹
耿況字[redacted]武陵人以上谷太守從光武封牟平侯
耿弇
寇恂
吳漢
馮異
耿純字伯山鉅鹿人封高陽侯卒謚成
祭遵
賈復字君文冠軍人官執金吾封膠東侯

朱浮 字叔元蕭縣人官大司空

伏湛 字惠公瑯邪東武人勝九世孫光武徵拜大司徒封陽都侯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東州號為伏不鬬

卓茂

馬援

陰識

陰興

馮勤 字偉伯繁陽人光武時官尚書僕射以忠謹受殊眷

朱宏

桓譚 字君山沛國相人好古學能文章官議郎給事中疏陳時政帝欲以讖決疑譚極言非經帝大怒出為六安丞

侯霸字君房河內密人官至大司徒封關內侯謚曰哀

岑彭字君然棘陽人官廷尉收洛陽平南方封武陽侯奉敕擊蜀長驅入關公孫述刺殺之謚曰壯

王霸字元伯潁川人封淮陵侯

錫光字　漢中人爲交阯太守教民夷以礼义

任延字長孫宛人爲九眞太守教民耕種嫁娶嶺南華風始於二守

周黨字伯況廣武人建武初徵聘三而後就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賜帛二十四遂隱居澠池

嚴光

李善

范式

班彪字叔皮扶風平陵人光武初舉茂才拜徐令

班固 字孟堅彪長子九歲能文及長博貫載籍明帝時典校秘書續成父所著西漢書

班超 字仲升扶風平陵人

鄭興 字少贛開封人善左氏傳數言政事依經守義為諸儒宗

郭伋

杜詩

馬武 字子張湖陽人建武初拜捕北將軍封楊虛侯

竇融 字周公平陵人始據河西光武即位決策歸漢授涼州牧從征隗囂封豐安侯

張堪

趙熹

郅惲

臧宮 字君翁郟人

桓榮 字春卿沛郡龍亢人好學不倦十五年不窺園建武中授太子經明帝尊爲師傅封關內侯

董宣

祭彤 字次孫潁陽人遵從弟早孤以至孝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冢側賊皆奇而哀之仕至黃門侍郎

劉昆 字桓公陳留東昏人

朱祐 字仲先南陽人光武時封鬲侯爲人質直尚儒學爲將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

張佚 字　人光武時官博士帝問誰可傅太子者衆舉陰識佚曰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爲天下宜用天下賢才帝曰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爲太子太傅

第五倫 字伯魚長陵人其先諸田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姓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

北海王睦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

鄭衆字仲師南陽犨人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

袁安字邵公汝陽人

鮑昱字文泉上黨人拜司隸奉法守正

陳寵字昭公沛国洨人

東平王蒼

馬廖　字敬平茂陵人援之子

耿恭　字伯宗茂陵人明帝時以戊巳校尉攻匈奴拜井
得水以功拜騎都尉

寒朗　字伯奇魯國薛人

廉范　字叔度京兆杜陵人

韋彪　字平達扶風平陵人賢曾孫孝行純至好學洽聞
舉秀才明帝時拜大鴻臚

朱暉

孔僖

毛義

鄭均

任隗　字仲和南陽宛人

宋意字伯志南陽安衆人

鄧訓字平叔新野人禹之子和帝后父

何敞字文高平陵人

樂恢字伯奇長陵人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

李郃字孟節南鄭人固之父

王渙字稚之郪人和帝時爲雒陽令居身平正決獄如神人皆悅服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

虞詡

張喬

班勇字宜僚扶風平陵人

陳忠字伯始沛國洨人寵之子官尚書僕射

薛包

江革

楊震

黄憲

陳蕃

荀淑

袁閎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

郭泰

周燮字彥祖汝南人安帝聘之宗族勸行燮曰脩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安得亨乎與馮良俱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馮良字君郎南陽人

崔瑗字子玉涿郡人

左雄字伯豪南郡湟陽人

黃瓊

李固

郎顗字雅光安邱人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

法眞字高卿扶風人順帝徵之不屈

祝良字　長沙臨湘人

杜喬

張綱

皇甫規

李膺

鍾皓

陳寔

朱穆字公叔宛人暉之孫以孝稱舉孝廉仕至尚書

茅容

徐穉

姜肱

韋著字休明京兆人

魏桓字仲英安陽人桓帝徵之不至

李曇字　潁川人

楊秉字叔節華陰人震之子

崔實字子真涿郡人瑗之子

劉陶字子奇潁陰人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

申屠蟠

仇香

劉寬

劉寵

賈彪

韓韶

蘇章

段熲 字紀明武威姑臧人舉孝廉官遼東屬國都尉討羌有功累封新豐縣侯行軍仁愛在邊十餘年未嘗蓐寢

陳寵 字叔珍上黨泫氏人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

杜衆字　人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

劉矩

荀爽字慈明潁陰人淑之子舉至孝

范滂

竇武字游平平陵人以經行著稱官侍中封槐里侯遷
帝時拜大將軍謀誅中常侍曹節等不克遇害

史弼

盧植字子幹涿郡人

鄭元

夏馥

李咸字

曹鸞字　人靈帝時官永昌太守請寬黨禁上怒送獄掠殺之

蔡邕字伯階陳留人

楊賜字伯獻華陰人秉之子靈帝時官司空封臨晉侯謚文烈

呂强字漢盛成皐人中常侍

桓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榮元孫靈帝時官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畏憚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朱儁字公偉上虞人

傅燮字南容靈州人靈帝時爲漢陽太守與韓遂戰没謚曰壯節侯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

楊彪字文先華陰人賜之子

臧洪

管寧

王烈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

田疇

張超字子並河間鄚人

陳容

杜畿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

龐德公

節錄名臣言行錄

東漢上　　浯村朱桓拙存編輯

鄧禹　耿弇　寇恂　吳漢　馮異

祭遵　卓茂　馬援　嚴光　陰識

陰興　宋宏　李善　范式　郭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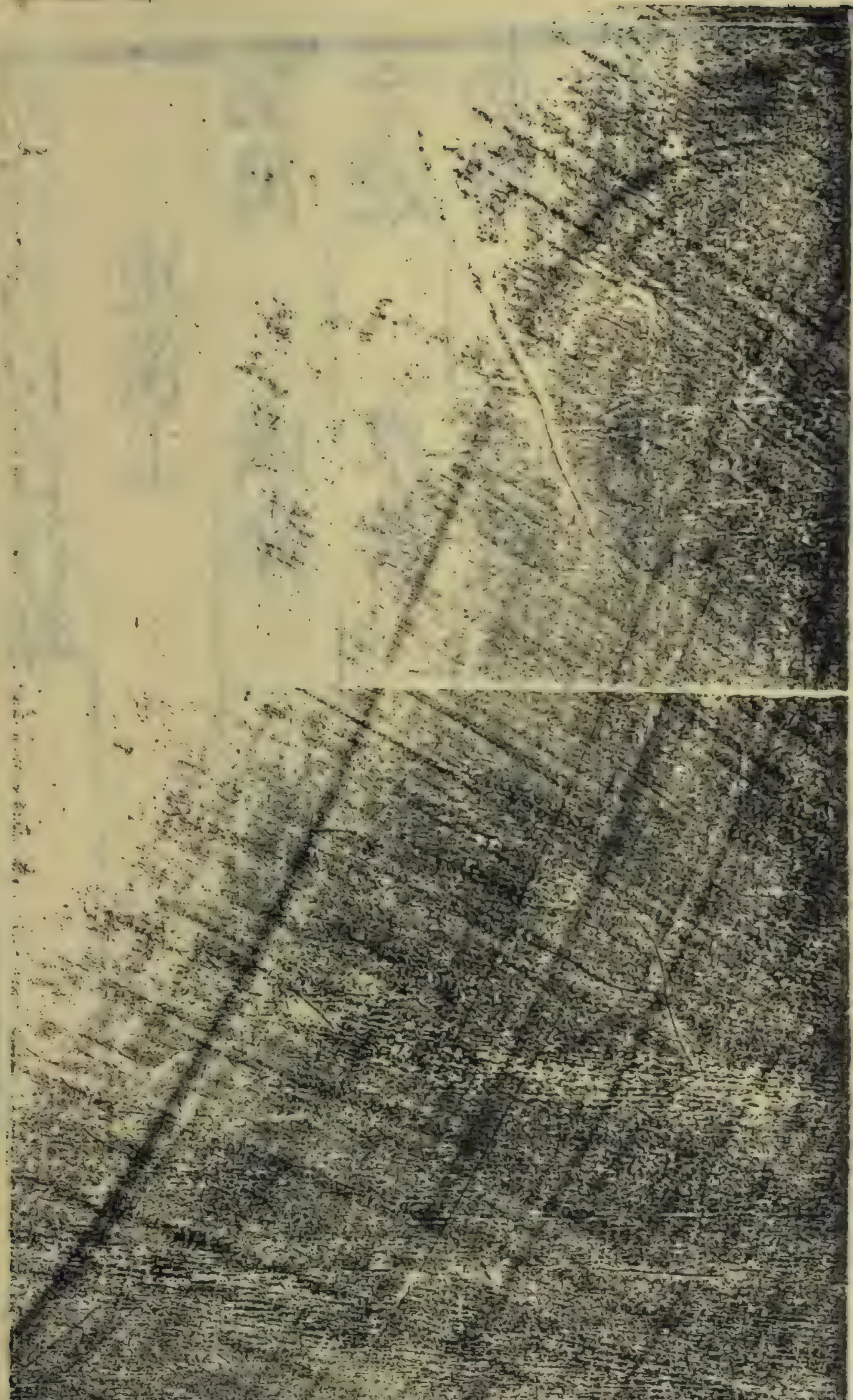
杜詩　張堪　趙熹　郅惲　董宣

劉昆　第五倫　鍾離意　東平王蒼　宋均

陸績　寒朗　班超　廉范　袁安

魯恭　朱暉　孔僖　鄭均　楊震

虞詡　薛包　江革　黃憲　黃瓊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

更始元年光武爲大司馬至河北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南陽鄧禹爲郡支學仗策追上及於鄴上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對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上笑因解宿閒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

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因令常止宿於中與定計議每在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三年上拔廣阿披輿地圖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乃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對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上拜禹爲前將軍將兵入關建武元年以爲大司徒封酇侯時年二十四

禹西征度河入夏陽更始左輔都尉公乘歙引衆十萬拒禹禹擊破之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持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能堅守者耶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

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到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二年入長安謁高廟收神主送洛陽行園陵置吏士奉守時乏糧食戰數不利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徼赤眉戰輒不利徵還京師以馮異代之四年春遣禹將兵擊延岑破之岑奔蜀十三年封高密侯禹知帝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禹內行淳備事母至孝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脩產利明帝嗣位拜太傅永平元年卒謚曰元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

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長子震次龍次珍俱封侯女孫爲和帝后累世貴寵

耿弇字伯昭扶風人

更始二年弇年二十一父況遣詣長安至宋子會王郎起從吏欲歸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乃馳謁光武於盧奴與俱北至薊聞邯鄲兵將至光武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即弇之父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官屬皆

不欲上指弇曰此我北道主人也會薊郡反弇與上相失弇北走昌平說其父擊邯鄲與彭寵合斬王郎大將以下三萬級定涿郡中山等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上大喜以爲偏將軍加況大將軍興義侯遂援邯鄲斬王郎上入居邯鄲宮更始見上威聲日盛遣使立爲蕭王令罷兵弇入拜床下因說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歸慈母今更始失政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

大討上大悅拜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
到上谷悉發兵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
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建武三年從幸舂陵請北收上
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
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而許之四年詔進攻漁
陽五年彭寵死遂與吳漢擊破富平獲索復詔進討張
步步聞之使其將費邑軍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泰山
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
角令其衆得奔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遂空壁亡去
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嚴令軍中趣脩攻具後三日

當悉力攻巨里城至日邑密自將精兵三萬來救弇曰所以脩攻具者正欲誘致邑耳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取其首以示巨里城城中兇懼悉衆亡歸張步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弇進軍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精臨淄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蓐食天明遂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不意吾至吾攻之必拔臨淄拔即西安孤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

而得二者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藍聞之大懼與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毋得妄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乃與三弟藍宏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來攻弇先與重異遇故示弱以盛其氣步氣盛直攻弇營弇引精騎橫擊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時帝在魯自將來救或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至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步果引去伏兵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僵尸

相屬步還劇兄弟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自勞軍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步詣軍門降振旅還京六年西拒隗囂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來歙徇安定北地皆下之弇爲將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封好畤侯永平元年卒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

更始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上谷太守迎上印綬使者納之無還意恂時爲功曹勸兵入見使者

曰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
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
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太守取印綬帶之使者乃承制詔
之二年王郎將兵徇漁陽上谷北州多欲從之恂曰邯
鄲拔起難信大司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歸恂請東
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乃歸光武以爲將軍
進拔邯鄲斬王郎上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
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足備有牧民御衆之材
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爲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
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

他兵勿令北渡恂調餱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絶建武二年爲潁川太守賈復部將殺人恂戮之復以爲恥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八年爲執金吾潁川盜起寇没屬縣京

師騷動帝聞之自上邽馳還宮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
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
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詿誤耳
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
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
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十年隗囂
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
將征之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
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
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幸

汧遣恂往降之恂在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封雍奴侯恂經明行脩名重朝廷所得俸秩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豈可獨享

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曰威

吳漢字子顔南陽宛人

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亡命至漁陽更始立以爲安樂令王郎起北州擾惑說彭寵以兵附光武擊邯鄲乃與上谷諸將將兵斬王郎將帥追及光武於廣阿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畧鄧禹數薦之拜大將軍使持節北發幽州突騎光武擊銅馬於鄗漢將突騎來會悉上兵簿於幕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上益重之建武元年以爲大司馬二年率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之降十餘萬衆邊路流通封

廣平侯三年破劉永於廣樂四年破五校於臨平五年
破獲索於平原六年拔朐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
十年擊盧芳將賈覽破之十一年將兵伐蜀十二年春
大破蜀兵拔廣都九月進攻成都入其郭八戰八捷十
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擊殺之蜀地悉平十三年自蜀
振旅還京師增邑更封二十年五月卒漢病篤車駕親
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及薨諡曰忠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
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
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

脩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

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更始元年光武徇潁川屯兵巾車鄉異爲郡掾監五縣爲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畧觀其言

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以爲主簿二年薊中反應王郎城內擾亂光武趣駕出城晨夜南馳至蕪蔞亭時天寒異上豆粥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蓺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王郎平光武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異爲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云拜孟津將軍統兵河上以拒洛陽諸將請帝上尊號不許行至鄗召異問四方動靜對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帝乃即位於鄗南建武二年異將兵

入關別至布威信羣盜多降與赤眉遇於華陰戰數十
合降五千人三年拜征西將軍封夏陽侯與鄧禹共攻
赤眉異曰赤眉衆尚多可以恩信傾誘難猝用兵破也
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
萬成計也禹不從敗績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
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
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來攻異乃縱兵大戰
日昃賊氣衰伏兵猝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
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
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

桑榆矣賊衆東走帝勞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延岑反異擊破之乃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襃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餘寇悉平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上言馮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書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猝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

邳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諸將爲隗囂所敗詔異屯栒邑囂乘勝使其將行巡取栒邑異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諫異曰虜兵臨境忸忕（音誓慣習也）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宜先據城以逸待勞乃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北地諸豪長悉降又擊盧芳匈奴兵破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九年屯長安十年夏卒於軍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

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爲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史從征河北以爲軍市令光武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上怒命收遵繼從主簿陳副諫乃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封潁陽侯與大將軍景丹等入箕關南擊宏農厭新柏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四年討張豐斬之八年從車駕

上隴破隗囂及公孫述遣兵救囂衆軍奔還遵獨留不却九年春卒於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上愍悼之甚喪至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所以大半存見室家其後朝會上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從弟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黄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爲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

奉祠之諡遵曰成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

茂以儒術舉高第爲密令道不拾遺蝗不入境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言有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

飛遠走不在人間耶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尹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時年七十餘矣以爲太傅封褒德侯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推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東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

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嘗乘車行有人認其馬解與之性不好爭如此

馬援字文淵茂陵人

援少以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兄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遂之北郡田牧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財產貴能振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囂使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閈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入交拜禮畢使

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百官會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奉書雒陽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謂曰卿遨遊二帝閒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

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時建武四年十月也五年送歸隴右囂問以東方事援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祖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也援乃將家屬歸洛陽六年隗囂反八年帝自將征之召援問計援言囂將帥有土崩

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兵破之九年拜大中大夫十一年夏先零羌反以援爲隴西太守擊破之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山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是歲參狼羌寇武都援擊破之降附萬餘人於是隴右淸

静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請閉門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何敢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臥後稍定郡中服之十七年以援爲伏波將軍封新息侯征交阯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與徵側徵貳戰大破之追至禁谿賊遂散走進擊餘黨都陽等降之斬徵側徵貳交阯悉平謂僚屬曰吾弟少遊常哀

吾慷慨有大志嘆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乘下澤
車御款段馬爲郡縣吏守墳墓使鄉里稱爲善人足矣
至求贏餘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
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念少遊語何可得
也二十一年自交阯還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
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
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
諒爲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再寇天水扶風上黨
援自請擊帝許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侍郎梁松竇
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

高堅自持勉思鄙言二十四年武陵蠻寇臨沅討之不克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率中郎將馬成耿舒將四萬餘人征五溪援謂友人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二十五年夏軍至臨鄉擊破蠻兵初援嘗有疾中郎將梁松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意不平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

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在交阯還書戒之
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
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寧
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
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
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
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
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
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
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

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戒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帝召松固以訟書及援戒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拜龍述爲零陵太守松由是恨援及討武陵蠻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咽喉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議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莫不爲之流涕耿舒奏援失利帝使梁松乘驛責問因代監軍

會援卒松因此構陷帝大怒追收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阯嘗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有譖之者以爲前所載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與嚴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寃前雲陽令朱勃詣闕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聞者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疲援不獨存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願下

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帝意稍解援得歸葬初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爲游俠有名江淮閒遊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爲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屛居自守而反遊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網尚疎諸王競脩名譽招遊士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愼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沛王

結客殺人事發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牽引死者以十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神人也四子防廖光客卿女爲明帝后明帝圖畫建武功臣於雲臺援以椒房故獨不與肅宗時追謚忠成

附雲臺二十八將

鄧禹　馬成　吳漢　王梁　賈復　陳俊　耿弇
杜茂　寇恂　傅俊　岑彭　堅鐔　馮異　王霸
朱祐　任光　祭遵　李忠　景丹　萬脩　蓋延
邳彤　銚期　劉植　耿純　臧宮　馬武　劉隆
後又益以　王常　李通　竇融　卓茂　共三十二人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一名遵

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帝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諫議大夫不屈歸耕

釣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
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之賜錢百萬穀千斛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陰后兄

劉伯升起義兵識遊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詣之伯升以爲校尉更始二年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十五年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所用掾吏皆簡賢者

帝敬重之常指以戒敕貴戚永平二年卒謚曰貞

陰興字君陵陰后弟

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為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每從出入率先期門禮賢好施門無遊俠與同郡張宗不相好知其有用稱其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汎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世稱其忠第宅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為淫溢富貴已極不可復加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

故輿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十九年貴人立爲后拜衛尉輔導太子帝欲以爲大司馬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敢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

宋宏　字仲子京兆長安人

父尚爲少府哀帝時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宏少而溫順哀平間爲侍中赤眉入長安遣使逼宏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

宋宏

拜大中大夫建武二年以爲大司空帝嘗問宏博通之士宏薦沛國桓譚召拜議郎給事中每讌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宏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見宏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宏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宏當讌見御座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宏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撤之帝姊湖

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宏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宏曰諺言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宏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在位五年免歸

李善字次孫淯陽人

善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疾疫元家相繼死沒惟孤兒續纔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共計議欲殺續分其財産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出逃隱山陽瑕邱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湩推燥就濕備嘗艱勤續年

十歲善與還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邱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明帝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續至河間相

范式　字巨卿山陽人

式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元伯劭爲友二人並告歸鄉里謂元伯曰後二載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

爲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醖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篤歎曰恨不見吾死友而死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而誰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元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長與子別矣式怳然覺悟悲歎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未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

伯豈有望耶停柩移時乃見巨卿素車白馬號哭而來
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因執紼而引
柩乃前後到京師有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太學與式未
及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
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幷裂素
為書以遺巨卿將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
墳揖哭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葬於臨湘未至四五
里委素書柩上哭別而去長沙上計掾史上書表式行
狀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仲山嵩變姓名
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

廼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豈爲鄙哉式敕縣代嵩嵩以先傭未竟不肯去後辟公府官至南海太守式遷廬江太守卒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

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爲漁陽都尉王莽時爲上谷大尹遷幷州牧更始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光武卽位拜雍州牧轉尚書令數納忠

諫爭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爲漁陽太守漁陽旣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畧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戸口倍增潁川盜起徵拜潁川太守伋到郡招懷山賊數百人皆束手詣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賊餘黨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絶十一年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伋爲并州牧引見賜賚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

納之伋前在幷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
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
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至西河有兒童數百各騎竹
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
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
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
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時多舉伋可爲大司空帝以幷
部尚有盧芳之儆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任故不召
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
心後芳亾入匈奴伋以老病乞骸骨二十三年徵爲太

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年八十六

杜詩　字君公河內汲人

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詩敕曉不改遂格殺之還以狀聞光武召見賜棨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趨擊斬異等賊遂剪滅拜成皋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轉汝南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

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
作水槖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脩治陂
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屋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
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
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
業偃兵脩文羣帥反旅天下幸甚惟匈奴未譬聖德威
侮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
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則怨勞而不休
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睹將帥之情功臣之望
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爲

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
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
和睦士卒凫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
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
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以
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
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
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
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自惟本
以吏史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之

閒超受大恩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義不敢苟言虛請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錫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卒惜其能不許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閒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

重愼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病卒司隸鮑永上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

少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光武微時常嘉其志操及卽位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詣

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舟欲遁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述果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民致殷富百姓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

士及前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嘆息拜顯爲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趙憙字伯陽南陽宛人

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後疾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

始立以戰功拜中郎將更始敗憙爲赤眉所圍迫急乃
踰屋亡走與所善友韓仲伯等數十人越阻出武關仲
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憙
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
逢賊欲逼略憙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水遇更
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憙見之悲感所裝縑
帛資糧悉以予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南陽憙數與
奉善數遺書切責奉讒者因言憙與奉合謀帝以爲疑
及奉敗得憙書帝乃驚曰趙憙眞長者也卽徵拜簡陽
相憙不肯受兵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納憙憙乃告

嬰城中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以憙才任理劇詔以爲平林侯相拜懷令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憙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爲請者數十終不聽趙王良病上臨視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良無復言既薨上貰出子春遷憙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憙與諸郡討捕斬其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憙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徙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

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建武二十六年帝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前言趙憙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憙所濟活帝甚嘉之徵入為太僕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婦人亦懷卿之恩拜太尉賜爵關內侯上問以長久之計憙請遣諸王就國上從之帝崩受遺詔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憙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表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惟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明年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以衛尉行太尉事遺

毋憂疏乞身行喪禮上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憙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卽位進太傅錄尚書事建初五年憙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臨弔諡曰正侯年八十四

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

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及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乃仰占玄象上書莽勸以就臣位轉禍爲福莽大怒收繫詔獄猶以惲據經讖難卽害之使黃門脅惲令自告狂病惲瞋目詈曰所陳皆

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建武三年至廬江積弩將軍傅俊請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厄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俊歸奏之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請爲門下掾以病去太守請爲功曹不合而去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上東門候上嘗出獵車駕夜還惲距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閒惲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上乃從東中門入明日上書諫曰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萬人爲憂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宗廟社稷何書奏賜布百匹貶

中東門候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后廢上疏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上善其言后既廢皇太子彊意不自安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誠懇願備藩國上不忍至十九年乃從之惲再遷長沙太守以病卒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

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以大姓公孫

丹爲掾丹新造居宅卜工謂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
行道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
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
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
殺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
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厲色曰董
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
次應及宣光武馳使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詰宣多
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罪不由之願殺
臣活岑使者以聞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後

江夏有劇賊寇亂郡境以宣爲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賊懼即時降散以輕慢外戚陰氏坐免後特徵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對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因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

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強京師震慄在縣五年卒惟布被覆尸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聞而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拜其子爲郎中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

少習容禮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王莽時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既而天下亂避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

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宏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患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命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

第五倫 字伯魚長陵人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

光武時倫爲京兆掾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後補淮陽王醫工長王入朝隨官屬得見帝問以政事倫酬對帝大悅明日復召入與語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時建武中元元年也爲政淸而有惠百姓愛之後爲蜀郡太守在郡公淸所舉吏多得其人明帝永平十八年擢爲司空馬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章帝嗣位以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

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觔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倫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

貧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議者反以爲能悖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遣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上善之建初三年遣將軍馬防擊燒當羌倫疏曰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任以職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猝有纖介難爲意愛帝不從入年竇氏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倫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讓樂

善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議論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臣之所至願也元和三年五月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

吾兒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年八十餘卒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

少爲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淸府內且闊畧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宏農意輒移屬縣使

鍾離意

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曰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還除瑕邱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伏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還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讐繫獄其母死廣哭泣不食意憐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阯太

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貲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卽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

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
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
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遂應時
澍雨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
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被提曳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
切以避誅責惟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
救解之時詔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大怒召郎將笞
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
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
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會連有變異復上疏曰

陛下畏敬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百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

東平王蒼

明帝嗣位以王爲驃騎將軍王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累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帝不許永平五年乃許之十一年與諸王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咸令帶之章帝

建初七年王來朝詔留於京師有司累奏遣歸帝手詔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王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況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陛下履有

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臣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王悉心以對皆見納用八年薨諡曰憲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

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令均監

軍與諸將俱進賊拒不得前及馬援卒於軍軍士多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眾遣歸本部爲置長吏而還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帝嘉其功賜以金帛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阱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

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阱除削科制其後虎相與東遊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取百姓男女一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下令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取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絶明帝永平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月駁議多合上旨嘗刪翦疑事帝以爲有姦收郎縛格之諸尚書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

威失正雖死不易志常聞善其不撓即令貰郎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為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嘗寢疾百姓耆老為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為民愛若此以疾乞免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以均才任宰相欲以為司徒召入視其疾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固辭帝甚傷之賜錢三十萬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吏常謂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在尚書時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遂不敢陳其後帝聞其言而悲之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

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饑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辟爲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爲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上得其陰疏天下名士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惟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覘候消息事急無緣與續相聞但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慷慨未嘗易容惟對食悲泣不自勝使者問其故對曰母來

不得見故悲耳使者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怒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曰何故對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識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言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

朗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荊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等四侯是時上怒甚吏

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
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
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
多如此帝曰忠平何以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
故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如是何不蚤奏對曰臣恐海
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且何以不與三府
議對曰臣自知必當族滅不敢多汙染人上曰何故族
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冤故
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
考囚在事者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

如人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及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朗後免官復舉孝廉建中初肅宗大會羣臣詔以朗納忠先帝拜爲易長還濟陽令以喪歸章和元年上東巡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狀帝召見詔三府爲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卒年八十有四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

超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以校書郎召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給養久勞苦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頭虎頷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至鄯善鄯善王廣奉超

禮敬甚備後忽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已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當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盡殄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

超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慰撫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乃

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帝欲益超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六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闐王廣德新破莎車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廣德禮意甚疏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索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有頃巫至卽斬其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鎭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超從閒道至疏勒遣吏田慮先

往降之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
便可執之慮至兜題見其輕弱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
前劫縛兜題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
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
官吏皆請殺兜題超曰殺之無益於是當令龜茲知漢
威德遂釋而遣之超因駐疏勒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
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
發兵攻疏勒超與忠拒守歲餘章帝嗣位以睦新沒恐
超單弱下詔徵還將發疏勒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
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因自刎還至于闐王侯以

下皆號泣互抱超馬脚不得行乃還疏勒疏勒兩城巳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疏勒復安建初五年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攻姑墨石城破之超欲遂平西域疏請兵曰西域諸國莫不向化惟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道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燉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給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願奮身佐超帝以爲假司馬將弛刑其義從千餘人就超先是莎車以漢

兵不出遂降於龜茲疏勒都尉番辰亦叛超遂與幹擊
番辰大破之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强宜因其力疏請
遣使招慰帝從之八年帝拜超行軍長史以徐幹爲軍
司馬別遣衞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闐不敢前
疏陳西域之功不可成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
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
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
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親
毀君何不緣詔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
今遣之内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和帝

永元六年發八國兵討焉耆斬其王廣於是西域諸國悉納質內屬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詔封超定遠侯十二年老乞歸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邱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邱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久之未報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爲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

疾至是病遂加九月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卒年七十一子勇有父風安帝永初元年西域反以爲軍司馬延光二年以爲西域長史數立功初超之被徵也以任尚爲都護代超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

趙將廉頗之後世為邊郡守曾祖褒祖父丹皆有名前世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得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送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大

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耶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洛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吏以聞帝大怒召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

平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
因貰之由是顯名舉茂才再遷雲中太守匈奴大入塞
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令
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
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
虜自相轔籍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後頻歷武
都武威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
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
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
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消先令但嚴使儲

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在郡數年免歸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世伏其好義

袁安　字邵公汝陽人

為人嚴重有威初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欲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還任城令明帝永平十四年楚王英謀逆事下郡覆考以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

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乃報許得出者
四百餘家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
嘗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
尹所不忍爲也在職十年京師肅然章帝元和三年拜
司空章和元年遷司徒和帝永元四年北單于既亡其
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欵塞竇憲請立爲北單于置中郎
將護領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安與任隗以爲光
武懷招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
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衆無緣復更
立於除鞬以增國費又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

歸德四十餘年屯及首倡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
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所養建立無功
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况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令立其
弟豈不懷怨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
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
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與憲更相折
難憲忿負勢驕訐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安以天子幼
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
喑嗚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賴之是年卒其後單于反叛
如安言竇氏敗帝思安言乃除安子賞為郎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

恭祖父匡王莽時爲羲和有權數號曰智囊父於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絶聲郡中賻贈無所受及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門講誦絶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人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彊遣之乃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敎授章帝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之帝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

以經明得召與其議意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敕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人信服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

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安上書言狀帝思之和帝永元元年竇憲將征匈奴侍御史魯恭疏諫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失所則天氣爲之舛錯故愛民者必有天報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聖王羈縻不絕而已今匈奴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

恤其言乎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特匈奴而已哉太后不聽十三年以恭爲司徒十六年免安帝永初元年復以爲司徒恭奏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以來改用孟夏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輕罪已上不欲久繫故時斷之也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章帝定令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而小吏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卽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從之恭再在公府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而門下耆生或不蒙薦舉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終不借

之義論學者受業必窮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三年以老病罷年八十一終於家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爲稱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

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而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宛城道遇賊刃劫諸婦畧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暉獨拔劍而前曰財物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笑曰童子納刀因捨去永平初明帝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東平王蒼聞而辟之帝幸長安欲嚴宿衛以暉爲衛

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所援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後坐法免家居章帝巡狩召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即拜尚書僕射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脩均輸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稱病篤不復署日行年

八十蒙恩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帝詔郎官問起居太醫視疾大官賜食暉起謝初暉與同縣張堪同遊太學一日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爲常子頡怪而問故暉曰堪嘗有知已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南陽太守桓虞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遂召之其相信如此

孔僖字仲和孔子十九代孫

章帝元和元年僖與涿郡崔駰同游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告僖等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爲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爲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令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倘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

莫復言者矣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倡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爲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卒然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三年二月帝東巡祀孔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爲郎中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

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輒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常稱疾家庭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譎將詣門既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

黃髮不怠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彰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敕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家毛義廬江人與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其後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楊震字伯起華陰人

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稱之曰關西孔子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安帝永初二年年五十餘太將軍鄧騭聞而辟之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永寧元年帝乳母王聖緣恩放恣有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爲司徒疏諫曰臣聞政以得賢

爲本治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王聖微
賤得奉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
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絶伯
榮莫使往來帝以疏示聖等皆忿恚而故朝陽侯劉護
從兄瓌娶伯榮爲妻因得襲護爵位侍中震疏諫曰經
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故朝陽侯劉護同產
弟威今猶見在而以其再從兄瓌襲爵爲侯天子專封
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
旣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陛下宜鑒旣
往順帝之則疏奏不省延光二年震爲太尉帝舅耿寶

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皇后兄閻顯亦薦所親震不從時詔使者大爲王聖造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疏曰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而爲阿母起第爲費巨億廣惲兄弟依倚近倖與之分威勵託州郡傾動大臣招徠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復得顯用白黑溷淆天下讙譁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樊豐等見震連諫不從益無顧忌遂詐作

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震
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
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權
用事之象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
倚枝柱而已而親近倖臣驕溢踰法惟陛下奮乾剛之
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言甚切至帝不能平而
豐等側目怨恨會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怒欲誅之震
疏救曰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乞全騰命以
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聽竟殺之及帝東巡太尉部掾
高舒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

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懷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還京師臨太學遣使者策收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令耿寶奏震恚望詔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宏農太守移良留停其喪露棺道側謫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涕順帝卽位樊豐周廣等誅死朝廷思震忠詔拜其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葬日有大鳥

高丈餘集喪前俯仰悲鳴葬畢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祀之震子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皆爲太尉德業相繼爲東京名族云

虞詡字升卿武平人

詡祖父經爲郡獄吏案法平允嘗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詡早孤孝養祖母祖母終服闋辟太尉府安帝永初四年羌胡反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詡言於太尉張禹曰大將軍之

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園陵單外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士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念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元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以爲然因問其計詡曰網羅涼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厲荅其功勤內

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
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
騭惡詡異議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
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
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
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太守曰君儒
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詡曰朝歌背太行
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
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
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

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畧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駭散縣境皆平遷懷令羌寇武都鄧太后聞詡有將帥之畧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

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
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
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强勢有不同故
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
詡乃令軍中强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
能至併兵急攻詡乃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
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衆令
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
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
伏候其走路因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

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開通水運人足家給一郡遂安順帝永建元年以爲司隸校尉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李閏等四人百官側目三公劾詡盛夏拘繫無辜爲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三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卽以尸諫耳又劾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自繫廷尉奏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

論輸左校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浮陽侯孫程疏言張防贓罪明正反搆忠良虞詡盡忠更被拘繫語甚激切帝感悟防坐徙邊即赦出詡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詡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永和初詡有疾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薛包字孟嘗汝南人

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忍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埽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禮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我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年八

十餘以壽終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

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欲刼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此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與母歸鄉里每至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嘗備禮召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

除丞平初舉孝廉爲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建初中舉賢良方正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恩寵有加貴戚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帝益嘉之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卒賜粟千斛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

家世貧賤父爲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

來耶曰日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太原郭泰少遊汝南過袁閎不宿而退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暫到京師即還年四十八卒天下號曰徵君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

瓊父香字文彊事親至孝夏月扇枕席冬則以身温被九歲失母思慕憔悴博學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章帝時嘗樞機憂公如家瓊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疾不至順帝永建中公卿多薦公車徵之復稱疾有司劾不敬不得已應詔李固以書逆遺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士行其志終無時矣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

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
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
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旣至拜議郎遷尚書僕射屢上書言事上頗采用之遷
尚書令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
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桓帝
元嘉元年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
會議胡廣等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
附庸瓊獨建議以爲不可上從之冀以爲恨會地動乃
策免延熹二年梁冀誅拜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

氏乃封為邡鄉侯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望之尋以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撫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

不綱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蹶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兆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離亂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業開建中興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升帝位天下拭目以望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宦豎斥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附之者必榮言之者必族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忘身報國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海內痛傷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

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宏農杜衆懼
雲獲罪故上書陳理所以感悟國家而雲既不辜衆亦
并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
返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夭胎則麒麟不臻物
類相感然也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幸其威勢越拜令職
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
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搆姦軌臨冀當誅
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審別復與忠臣並時顯
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
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

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與臣共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沒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宥萬分無恨三泉其年卒年七十九謚曰忠

DS
734

歷代名臣言行錄五　浯村朱桓拙存編

東漢下

李固　杜喬　張綱　陳蕃　李膺
陳寔　荀淑　鍾晧　韓韶　蘇章
郭泰　徐穉　姜肱　袁閎　皇甫規
劉矩　劉寵　茅容　申屠蟠　范滂
仇香　賈彪　劉寬　史弼　夏馥
鄭元　臧洪　陳容　管寧　王烈
田疇　杜畿　龐德公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

固父郃字孟節以儒學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夜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郃指星示之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爲吏也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脩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

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自行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果就國自殺支黨皆伏誅凡交通憲者皆免官惟漢中太守不與郃累遷尚書令晉司徒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固少好學父爲司徒改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毎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郃子也順帝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之異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固對曰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故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爲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

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遠居黄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詔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官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夫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

有北斗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平運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宜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淸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爲憂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

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帝覽其對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固事從中下僕射黃瓊救之久乃得釋出爲洛令棄官居漢中四年大將軍梁商辟爲從事中郎固以商和柔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灾怪屢見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

天道無親可為祇畏誠令王綱一振道行忠立明公踵
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
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太尉王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
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固奏記
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横為讒佞所構衆人聞知莫不
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概輒引分
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卒有他變則朝
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飢
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事得釋永和三年侍御史
賈昌為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畧

皆議遣大將發荊揚兖豫四萬人赴之固曰荊揚盜賊磐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兖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温暑加有瘴氣死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軍行日三十里而兖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

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士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决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乃拜良爲九真太守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嶺外復平荆州盜起彌年不定六年以固爲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

餘類悉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爲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大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遣郡兵歸農但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杜喬奏固政爲天下第一遷將作大匠冲帝即位以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侯王到乃發喪固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秦皇沙邱之謀近日北鄉之事皆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固以淸河王蒜年長有德

謂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
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
后定策禁中立安樂王子纘年方八歲是爲質帝將卜
山陵固曰今處處寇賊軍興費廣新創憲陵賦發非一
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如康陵制度太后從之
時太后委政於固所匡正輒從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
天下咸望太平而冀猜忌愈甚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
次固奏免百餘人羣小共作飛章誣固罪冀以白太后
太后不聽冀畏帝聰慧本初元年閏六月使左右置毒
於煑餅以進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患之議立

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國之興衰在此一舉乃召百官入議固與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冀默然會蠡吾侯當娶冀妹在京師乃用中常侍曹騰計欲立之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恟恟廣戒懾憚曰惟大將軍令固與喬堅守前議冀厲聲罷當說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即位是為桓帝建和元年甘陵劉文魏郡劉鮪謀立清河王為天子冀因誣固與文鮪交通收下獄門生勃海王調

貫械上書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太
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大驚乃更奏
前事遂死獄中臨命與趙戒胡廣書曰梁氏迷謬公等
曲從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後
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復何言哉廣戒
長歎流涕冀暴固尸於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
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鐵鑕
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守喪不
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
而興造異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

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也亭長嘆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南陽人董班亦哭固殉尸不去太后憐之乃聽襚斂歸葬州郡收固二子基滋於偃城皆死獄中少子燮亡命得脫

杜喬 字叔榮河內林慮人

少好學以孝稱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遷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以光祿大夫徇察兖州還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瑗贓罪千萬以上讓卽大將軍冀

季父宮璦皆冀所善也遷大司農時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皆無功並封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愼哉書奏不省桓帝建和元年以爲太尉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銜之帝將納冀妹冀欲以厚禮迎之喬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贓罪明著不肯用因此積忤冀先是李固之廢內外

喪氣羣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宦者唐衡等共譖喬帝亦惡之會劉文等謀立淸河王事起冀因誣喬及李固與文交通收固下獄固死冀使人脅喬使自引決喬不從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喬及固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至洛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月詣闕上書並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葬訖行服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

張綱字文紀犍爲武陽人

父皓順帝時爲司空綱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少明

經學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御史時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綱上書曰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宫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承天順道也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喬等受命之部綱獨埋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翌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

無虜多樹諂訣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其言直不能用也冀恨甚忠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延致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爲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兗豫大兵

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出降綱單車入壘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嬰等五百餘人爲之制服行喪送至犍爲負土成墳

陳蕃 字仲舉汝南人

少時閒處一室而庭宇蕪穢不治父友薛勤謂之曰孺

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以李固薦再遷爲樂安太守忤梁冀左轉脩武令遷拜尚書又忤左右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畏之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疏諫曰夫諸侯上象四七屏藩王國而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曰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乘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封侯者降爲鄉侯延熹六年上較獵廣成遂至上林苑蕃疏諫曰安平之時遊佃宜有節

況今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省八年以蕃爲太尉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並以誅擊權豪下獄蕃疏諫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

忽誠不自愛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劉瓆成瑨誠心去惡而令伏歐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昔申屠嘉召責鄧通董宣折辱公主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則五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帝不聽李膺等以黨事下獄天子震怒令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公忠之臣此等猶當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

免之靈帝建寧元年以爲太傅封高陽鄉侯不受與大將軍竇武同心輔政徵用名賢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與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疾之常欲以事誅之上疏極言太后不納因與竇武謀誅節甫等未決而謀泄節等矯詔殺武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刀直入承天門攘臂大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耶王甫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甫辭色愈厲遂執送北寺獄即日殺之徙其家屬於北境宗族門生故吏皆斥

免禁錮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銍令聞而往哭收葬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

李膺 字元禮 潁川襄城人

膺性簡亢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荀爽常就謁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初舉孝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嘗蒙矢石破走之未幾以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餘人桓帝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以膺爲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遷河南尹宛陵羊元

羣罷北海郡贓汙狼藉膺表案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
竟反坐輸作左校延熹八年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
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
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
讓訴冤帝召膺詰之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
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
速戾之罪自知釁責死不旋踵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
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顧讓曰汝弟之罪司隸何愆自
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時朝廷日亂
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

者名爲登龍門云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膺收捕逢宥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子弟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膺北寺獄賈彪說竇武霍諝使訟之膺等亦頗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以天時肆赦乃免歸禁錮居陽城山下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汚穢朝廷互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

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靈帝即位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敗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建寧二年曹節等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請下州郡考治或謂膺曰可以去矣對曰事不避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並被禁錮初標榜時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貽膺書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願怡神無

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升降膺善其言而不能用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

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輩所歸少作縣吏後爲亭長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論太守高倫辟爲功曹中常侍侯覽託倫用吏寔懷檄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覽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乃謂人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自署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再遷太邱長脩德清靜百姓以安鄰

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及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而恥無名士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里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振拂呼子孫正

邑命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輒歎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黨禁解大將軍何進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謝曰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年八十四卒於家海內赴者三萬人

荀淑字季和潁川[redacted]陰人

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

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遷當塗長去職還鄉里李固李膺皆師宗之嘗舉賢良方正對策譏刺貴幸爲梁冀所忌出爲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爲神君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産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桓帝建和三年卒二縣皆爲立祠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苑康以爲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同郡陳寔嘗詣淑使子元方將車季方執杖孫孝先長文尚幼坐車中既至淑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尚幼坐膝前是夜德星聚太史奏

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

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教授門徒千餘人年輩遠在陳寔前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倫從之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與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其母膺之姑也膺謂瑾曰弟何太無皂白耶瑾以膺言白皓皓

曰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時耶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孫繇建安中爲司隸校尉

韓韶字仲黄潁川舞陽人

少仕郡辟司徒府時泰山瑯琊賊聚衆至三萬人寇青兗徐州討之連年不能克桓帝永壽二年尚書選能治劇者以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

而以此獲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其名德竟無所坐後以病卒官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蘇章 字孺文扶風平陵人

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强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中號爲大人永平中爲奉車都尉以軍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爲武原令時歲饑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漢安元年遷冀州刺史有故

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贓乃爲太守設酒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望風畏肅改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也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

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泰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傳通墳

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膺與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對曰吾夜觀星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因其獎進成名者甚衆容貌魁偉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遭母憂有至孝稱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靈帝建寧二年陳蕃竇

武爲閹人所害泰聞之慟哭於野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明年卒四方會葬者千餘人同志者爲刻石立碑蔡邕爲作碑文謂人曰吾爲碑銘皆有慙德惟有道無愧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

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起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旣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穉至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桓帝以陳蕃薦以玄纁安車徵之不至黄瓊教授於家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絶不復

交瓊卒負糧徒步往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郭林宗曰此必徐孺子也乃選能言生茅容追及與之設飯穉爲飲食容問國家事不答更問稼穡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子其失人乎林宗曰不然孺子之爲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食此巳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愚不可及也林宗雖不仕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穉以書戒之曰太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林宗感悟謹拜斯言以爲師表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

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俱詣郡夜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以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盜兩釋之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肱叩頭謝罪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桓帝延熹二年與徐穉俱徵不至詔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肱疾畏風寒

不得見時中常侍曹節等欲借爲黨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卽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閒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終於家

袁閎 字夏甫汝南汝陽人

少厲操行若身脩德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旣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入白

夫人乃竊呼見旣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
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縗絰
扶柩冒犯寒露手足流血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
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並貴盛
見時方險亂家門富盛常對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
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
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
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
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之時往就視母去便自
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

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者皆得全免

皇甫規 字威明安定朝那人

順帝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規時爲上計掾上疏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於綏御秉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決戰以邀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武都太守趙冲

共相首尾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滌患下可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考之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建康元年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

將淪波濤可不愼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以爲下第拜郞中託疾免歸桓帝延熹四年泰山賊殺都尉以規爲太守討平之諸羌復反規疏曰臣生長邠岐年五十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悞中之言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且臣窮居孤危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戰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爲中郞將持節監關西兵擊羌破之羌慕規威信相勸

降者十餘萬五年沈氏羌寇張掖酒泉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降涼州復通規條奏牧守貪暴殺降老不任職倚恃權貴者數人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十餘萬口皆降規還督鄉里多所舉奏又絕宦官不與交通遂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璽書誚讓規疏訟曰臣前奏李翕等五臣支黨半國所連及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讐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讐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信如言者前世

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
叛羌何罪之有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
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功成名立厚加爵封今
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故舊衆謗陰害
固其宜也帝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中常侍徐璜左悺
欲從求貨規不荅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
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六年徵拜度遼將軍到營數月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
自乞冗官以爲奐副從之規欲求退數上病不聽會友
人喪至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

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中此子計耶遂不問九年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太學生張鳳等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靈帝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

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朱寵爲太尉嘉其志義故叔遼得爲公府所辟矩乃舉孝廉遷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民皆感悟自革有訟者常引之於

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
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
年以母憂去官舉賢良方正四遷爲尚書令性直亮不
能諧附貴勢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爲常山相以疾
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爲沛相矩懼爲所害不敢還鄉里
乃投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爲尚
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以爲太尉與司空黃瓊司
徒种暠同心輔政號爲賢相以蠻夷反叛免靈帝初復
爲太尉矩再爲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
通順辭默諫多見省用以疾乞歸卒於家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

父丕博學號爲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爲東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遷會稽太守山民愿朴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徵爲將作大匠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

公言恥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歷官司空司徒太尉靈帝建寧二年以日食免歸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廉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止亭亭吏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老病卒於家

茅容 字季偉陳留人

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郭林宗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飼母餘半庋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郭曰卿賢矣哉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

從學卒以成德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

九歲喪父不進酒肉者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廬於冢側致甘露白雉之異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以聞外黃令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令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邕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

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道不爲燥濕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者也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四方名士會者數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惟南郡一生與相酬對將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爾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

慕其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於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跡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刑或死惟蟠確然免於疑論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中平五年與荀爽鄭玄韓融等並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荀爽等復俱公車徵惟蟠不至人咸勸之笑而不應未幾京師擾亂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蟠獨全高志以壽終於家

范滂字孟博汝南南陽人

滂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嘗爲清詔使按察冀州登車

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贓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淸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遷光祿勳主事復爲太尉黃瓊所辟汝南太守宗資以滂爲功曹性剛勁疾惡如讐桓帝延熹九年張成弟子牢修誣奏鉤黨遂與李膺杜密等共繫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皐陶滂曰皐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

竇武霍諝表請帝意稍解使王甫就獄訊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滂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皆歸田里錮之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對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曰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靈帝建寧二年復大誅黨人下詔捕滂等汝南督郵吳導抱詔書閉傳舍伏牀

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吾不爲惡行道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仇香 一名覽字季智陳留考城人

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農事畢乃令子弟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

四桑賑恤窮寡期年大化有陳元者獨與母居母詣香
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
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
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
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
乃親到元家爲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爲孝子考
城令王奐署爲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
得毋少鷹鸇之志耶香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爲
也奐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
俸爲資使入太學與同郡生符融比宇融賓客盈室香

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正志士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即高揖而去不復與言融以告郭泰因就房謁之泰嗟歎起拜牀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晏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其喜怒聲色之異不應徵辟卒於家

賈彪 字偉節潁川定陵人

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

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僉曰賈父所生男名為賈子女名為賈女延熹中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親友競匿之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貽其咎吾可容隱之乎人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於家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彪最

若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

少崎順帝時爲司徒寬常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謝爲州里服其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出爲東海相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

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遷侍中熹平五年以爲太尉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帝曰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光和中以先策黃巾逆謀封逯鄉侯卒謚昭烈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

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而二弟階寵終用悖慢使周有播蕩之禍漢有袁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悖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

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書奏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爲癭陶王弼遷尚書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多至百數惟弼獨無所上詔書迫切州郡髡笞掾吏從事坐傳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

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戸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弼爲政特挫抑彊豪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敕斷絶書屬中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請之積日不得通生乃詭以他事謁弼因達覽書弼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詐僞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卽日考殺之覽大怒遂詐作飛章下司隷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

莫敢近者惟前孝廉裴瑜送至崤澠之閒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前孝廉魏劭毁形變服詐爲家僮護衛弼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行賂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刑竟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爲公卿所薦議郎何休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出爲彭城相病卒

夏馥 字子治陳留圉人

少爲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

而事之馥閉門不與交通由是爲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及布遍天下馥聞之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爲治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其後弟靜載縑帛追餉之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餉乎黨禁將解而卒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

少好學不樂爲吏其父數責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

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歎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遊學十餘年乃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及黨事起乃與孫嵩等四十人同被禁錮倩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

吾不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
州郡逼脅玄不得已詣進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
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遂逃去後將軍袁隗表爲侍
中玄以父喪不行相國孔融深敬禮玄嘗屣履造門令
縣中爲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開衢門令容高車號
爲通德門以旌異之黃巾賊遇玄於道會卒羅拜相約
不入境時袁紹總兵冀州要玄大會玄身長八尺秀眉
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
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
聞莫不嗟服紹表玄爲左中郎將不就公車徵爲大司

農以病自乞年七十四終於家所著凡百餘萬言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

獻帝初平元年洪爲廣陵功曹袁紹使領青州興平二年張超在雍邱曹操圍之急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當來救吾洪時爲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赴其難不許請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邱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小人也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沒區區微節無所獲申

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孔璋足下徼利
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
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
遂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洪呼將吏士民謂曰洪於
大義不得不死諸君無事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皆垂
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
困吏民何忍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
食者內廚有米三升以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
以食之將士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
莫有離叛者城陷被執紹謂曰今日服未洪瞋目曰諸

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坐客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

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賵悉辭不受稱財

以送終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俱遊學異國並敬善陳仲弓獻帝初平二年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邴原及太原王烈俱至遼東度虛館以待之寧旣見度乃廬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逃歸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鬬鬩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爲

乃各相責不復鬭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着涼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是以左右無鬭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在遼東三十七年漢後主建興四年魏主丕以司徒華歆薦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華歆爲太尉讓位於寧司空陳羣又薦徵爲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以禮發遣復不至後主延熙四年卒年八十四寧名行高潔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孝與弟言悌與臣言忠貌甚恭言甚順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卽之熙熙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漸之

者無不化焉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

器業過人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善教誘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彥方聞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

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以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

田疇 字子泰北平無終人

疇好讀書擊劍獻帝初平元年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衆曰右北平田疇年少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爲掾而遣之疇還家客二十騎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以爲騎都尉不受得報馳還北至虞已死乃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公孫瓚怒譖

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
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
進也且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疇恐燕趙
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
北歸無終率宗族及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讐
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
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
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
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
曰可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

至死凡三十餘條又置爲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皆拒不行疇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疇欲討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曹操征烏桓遣使辟疇疇戒其衆爲鄉導討平之操封爲亭侯疇曰吾始爲劉公報仇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後操復欲封之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使疇所善夏侯惇諭之終不屈操乃以爲議郎

杜畿字伯侯杜陵人

獻帝建安十年曹操謂荀彧曰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賢才以鎮之彧曰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爲河東太守畿務崇寬惠民有辭訟爲陳義理遣歸諦思之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弟脩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在官十六年治常爲天下最

龐德公字　南郡襄陽人

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

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德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附巾幗名臣

明帝馬氏　　和帝鄧后

姜詩妻龐氏　　樂羊子妻

班彪女　　李固女文姬

皇甫規繼妻　　趙苞母

姜敘母　　趙昻妻王氏

趙君成女娥清　　獻帝曹后

明帝馬氏

后伏波將軍援之女選入太子宮能承奉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明帝卽位立以爲后以太子炟爲巳子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自持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服疎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寵敬始終無衰焉章帝立尊爲皇太后上欲封爵諸舅

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吾言之不舍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爲天下母身被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

正白顧侍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中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吾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

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婚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其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絶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置織室蠶於濯龍殿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言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建初四年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馬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

和帝鄧后 禹之孫訓之女

性孝友好書傳晝脩婦業暮誦經典選爲貴人恭肅小心勤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䘏帝深嘉焉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每燕會諸姬競自脩飾后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時解易若並時進見不敢正坐離立每有所問常從容後對帝數失皇子常選進才人永元十四年立爲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帝時兄隲不過中郎將安帝嗣位尊爲皇太后嘗徵濟北河閒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爲開邸第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豹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策良而面墻術學不識臧否斯禍敗所從來也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飢躬自減徹或達旦不寐以救災戹故天下復平歲仍豐穰

一　姜詩妻龐氏 廣漢人

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

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游學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詩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

樂羊子妻 河南人史失其氏

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

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汚其
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
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
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
累寸不已遂成丈疋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
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
何異斷斯織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返妻常躬
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殺而食
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
有他肉姑竟棄之後盜有欲犯者乃先刼其姑妻聞操

刀而出仰天而歎遂刎頸而死太守聞之以禮葬號曰
貞義捕殺盜

班彪女昭

昭字惠固與超之妹同郡曹壽之妻也和帝永元十二年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乞歸昭亦上書請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

班彪女昭

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國家上損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

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廷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帝感其言乃徵超還昭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

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詔大家作賦頌又作女誡七篇年七十餘卒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李固女文姬

質帝本初元年梁冀進毒弒帝李固議立嗣忤冀冀白太后策免固固知不免禍乃遣其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三子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燮託言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

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積十餘年龔旣誅求固後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燮謹從其教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祀以上賓之位燮拜議郎靈帝時拜安平相

皇甫規繼妻 史失其氏

善屬文能草書美容色規卒時年猶盛董卓爲相聘以軿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氏乃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家奴拔刀圍之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氏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淸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氏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

趙苞母 氏闕

靈帝熹平六年苞爲遼西太守到官遣吏迎母値鮮卑入塞寇鈔劫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母遥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卽進戰賊悉摧破母爲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嘔血而死

敘母 氏闕　趙昂妻王異

建安十八年馬超率羌胡擊隴上諸郡攻之冀州刺史韋康固守救兵不至遂殺康等參軍楊阜外兄姜敘擁兵屯歷城阜見敘及其母歔欷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

日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敘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人誰無死死於忠義得其所矣但當速發我不以餘年累汝也敘乃與趙昂尹奉等合謀又使人至冀結梁寬趙衢使為內應時超已取昂子月為質昂謂妻曰吾謀如是當奈月何妻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況一子哉阜遂與敘昂奉討超衢因說超使自出戰而與寬閉門

盡殺其妻子超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示人乎超怒殺之并殺月初趙昂爲羌道令留異在西會同郡梁雙反害異兩男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爲雙所侵引刀欲自刎顧英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況我貌非西子乎乃以溷糞涅麻而被之尠食瘠形竟以免難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傳則不出房闈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傳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者惟

憐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死矣遂飲藥而絕以解救得免昂轉參軍徙居冀馬超攻冀佐昂守備脫所佩環黼黻以賞戰士自冀城之難至於祁山昂九出奇計異輒參焉

趙君成女娥親 禄福人

君成爲同縣李壽所殺有男三人欲爲報讎壽深以爲備會遭灾疫三人皆死壽大喜慶賀娥親自傷父讎不報陰市名刀晝夜哀酸鄰婦諫止之娥親日父母之讎不同日月共天地者也今雖門戶泯絕而李壽未死吾視息世間活復何求遂袖刃伺壽靈帝光和二年遇壽

於都亭之前奮刀斫之壽擠溝中被創未死而刃已折娥親復取壽所佩刀殺之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報請就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之娥親不肯去遂強載還家會赦得免酒泉太守表其義烈旌顯門閭娥親適龐子淯仕魏爲西海太守

獻帝曹后

后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爲夫人伏皇后被弑立爲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不能仰視魏氏既立以后爲山陽

公夫人魏景初元年薨

節錄奏議書疏

班彪對隗囂（光武帝建武六年）

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今日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數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

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天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乃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幺麽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英雄誠知覺悟遠覽深識審神器之有授毋

貪不可冀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

桓譚諫信用讖文疏 建武中元元年

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正道仁義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

宋意諫伐匈奴疏章帝章和二年

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爲雄弱者屈服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蓋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內無功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

徐防請試博士疏 和帝永元十四年

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科以勉學者今大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浸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上從之

樊準請舉隱逸選博士疏 殤帝延平元年

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幾無不簡

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化自聖躬流及蠻荒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宜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

仲長統諫以災異策免三公疏 安帝永初元年

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於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用其私人殘擾百姓使四夷郡叛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水旱爲災而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豈不冤哉又中世

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愼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
簡柙鄉曲之常人耳烏足以居斯位耶昔文帝愛鄧通
而猶展申屠嘉之志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立
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者哉光武奪三公
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盖親疎
之勢異也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百
姓不安天地多變然後可以分此罪矣

左雄請久任長吏疏 順帝陽嘉元年

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易則
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俗浸彫微巧僞滋

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久長謂聚歛整辦爲賢能以治已安民爲劣弱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亭傳責成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簡者離毀或因罪戾引高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拜除如流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

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如此虛僞之端絕迎送之役損而民各寧其所矣帝從之而不能行。

崔寔政論 桓帝元嘉元年

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幾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

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

蓋爲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指勒鞿鞠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

劉陶訟朱穆輸作左校疏 永興元年

訟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

首繫趾代穆接作帝乃赦之又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朱穆李膺履正淸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夾輔王室

張敞奏記王暢 延熹八年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

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惟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躅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皐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諫

荀悅申鑒 獻帝建安十年

時政在曹氏悅爲侍中志在獻替而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畧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作僞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

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昌言 建安十一年

者或舉山陽人仲長統爲尚書郎統嘗著論曰昌言其畧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紲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彼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悅之人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斵生民之骨

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上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耶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